





# 陸堂詩

# 學

春秋義存錄即出  
小瀛山閣藏板

詩學凡十二卷成於壬辰十月讀詩總論四十五則作於癸巳十月藁凡三易藏諸篋笥自謂不能踵武宋儒若元明已下說詩者則未敢多讓焉臘月十三夜偶憶古人歌詩三百絃詩三百之語別有會心夫今之誦詩者非猶古之誦詩者也周禮大司樂之職以樂語教國子興道諷誦言語所謂樂語即今所傳關雎鹿鳴文王清廟諸詩也所謂諷誦即歌也歌必有賸字餘音如言思之兮之屬自編詩至陳靈方言愈多而其可轉忌兮可轉矣如可通而寧可通何二字則只且也且乎而三字則何爲乎已焉哉四字則謂之何哉亶其然乎蓋聲辭相雜歌詩之體固然漢饒歌之妃呼豨收中吾正其流派魏晉而降知音者少無怪鐸舞巾舞二詩求其句讀



而竟不可得矣。絃詩即在三百中章可分解句可省字與歌詩之體不無小異且其數亦烏能適均人聲多至一萬七千二十四竹聲所不能和何況絲聲故詩三百五篇皆可歌也。而比之琴瑟二雅美刺之作有不如國風之便于絃者由是推之王黍離本自成風非降之也齊雞鳴晉蟋蟀之類國初詩猶存邶北門魏伐檀之類亡國亦有詩以其久托于音也。鄘桑中鄭溱洧陳月出之類淫詩迭見伶人自尚新聲孔門不勞肄習也而秦火之後毛公備其數不無小差詩序釋其義有時不合舉可掩卷而悟其所以然不特此也洙泗之教妙于言詩雄雉之不伎不求可美季路蔓草之有美一人可歌以贈程本子國史編詩必視作者大旨以爲去取先後孔

門言詩則雖零章隻句而有無窮之義焉至若絃歌之法與夫詩所施用之處掌在太師孔子雖聖亦必問而後知學而後能特其聲入心通于師擊琴襄所傳自有窮神盡變者故謂孔子雅言詩可也謂孔子正詩以正樂可也不必惘惘鑿空而曰孔子刪詩即謂孔子於詩刪其繁複零亂者猶之可也而如遷史之十詩汰九伏鄭諸儒之降王進魯種種陋說此則微言絕而大義乖所當厲聲疾呼斷斷焉與天下辨訛解惑者嗟夫讀聖人之經即如身游聖人之門墻心領聖人之提命庶幾確乎有真見焉今者余識稍進轉覺從前說詩語多枝葉以其勞我精神姑畱之家塾使知窮經之道非博辨久之終無由默契夫一原所在也雖然不宗孔孟之傳第

陸堂詩學自序  
守毛鄭之學極詩之用不過三百而止是以有魯詩補亡一書文義音節兩不相離人謂古樂失傳不知唇齒喉舌具而天地之元音不難近取諸身也是以有古樂發微一書康熙五十三年歲次甲午孟春朔三日平湖後學陸奎勳自序

陸堂詩學卷第一

平湖陸奎勳聚緱著

受業周朱未象益全校

刪詩論

孔子刪詩詳見司馬遷世家漢儒莫敢異論晉司馬彪乃云關雎既亂師摯修之隋經籍志襲用其說此亦原本史遷師摯見之之言而皆未覈其實唐孔穎達疑聖人於詩不容十刪其九歐陽詩本義曲護遷說謂以鄭譜推之有更一二十君而取一詩者由是而觀何啻三千余謂歐陽之說辨矣顧嘗考書緯所載孔子求得黃帝玄孫帝魁之書迄秦穆公凡三千三百三十篇乃刪存百篇為尚書十八篇為中候則史遷所云古詩三千與書緯正復相類烏可據為定論與歐陽

又云或篇刪其章或章刪其句或句刪其字如唐棣之華本在小雅常棣篇君子偕老章向有衣錦尚絅句是皆穿鑿而害於義馬端臨云詩之見錄者必其序說明白而旨意可考其軼而不錄者必其序說無傳旨意難考而不欲臆說如馬氏言豈聖人於詩不視其本篇之文義體裁音節而反從序說爲去取乎然宋人之失易於駁正吾所駭者漢魏六朝轉相沿襲不知其說有何可取迺避不敢攻甚且爲之掘泥揚波鄭譜之說曰孔子錄懿王夷王時詩訖於陳靈公淫亂之事謂之變風變雅一謬也錄魯之頌同於王者之後又一謬也降黍離爲國風齊王德於邦君范甯之妄談也以豳風終變風思周公以反正王通之曲說也皆無其事而強屬之聖

人者夫周公制作已備六詩康昭而下隨時增益至宣王而吉甫史籀之屬皆大雅材不特王業中興詩篇亦於焉大備自驪山禍作周室東遷乃多散佚然趙衰之薦卻縠者曰說禮樂而敦詩書楚莊王使士亶傅太子箴申叔時曰教之詩而爲之道廣顯德以耀明其志明乎孔子以前晉楚皆有詩可讀不得以季札觀樂師乙論歌指爲魯國所獨矣然余謂孔子雅言必據魯詩舊本而成於史克之手者則於鄭秦有風陳靈以後無詩而信其然不徒以闕宮新廟顯爲頌僖而作也拘儒說詩謂與春秋同例聖人貶周進魯傷變救正種種立異乃成其爲旋乾轉坤之作而非僅屑屑焉保殘守匱者庸知魯史所繫聖人固不得任心更置與魯論云師摯之

始關雎之亂洋洋盈耳又曰吾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各  
得其所是則審音之精可以歸功師摯而正詩之事聖人未  
嘗不以之自任也余謂得所有二義一在施用之不僭然而  
孔子無制作之權辨論焉而已叔孫豹使晉工歌文王之三  
不拜歌鹿鳴三詩三拜雅有大小魯卿固能辨之晉人所不  
逮也兩君相見升歌清廟孔子以爲示德三家歌雍以徹譏  
其於義無取客出以雍徹以振羽在大饗又以爲中禮可見  
聖人於詩多所論正而不膠於一今說必謂頌屬宗廟雅屬  
朝會燕饗則非孔子所云得所矣一在篇次之不亂魯詩流  
傳自成襄迄昭定多歷年所其間錯簡勢不能不親加釐正  
今考鄉飲酒禮升歌三終笙入三終間歌三終合樂三終孔

子所歎為和樂不流者一一與高堂生所傳儀禮相合則自  
二南已下必當如季札觀樂之序今閱毛傳鄭箋草蟲先采  
蘋秦先於豳南陔三詩後於魚麗又非孔子所云得所矣若  
謂孔子刪詩桑中溱洧淫者猶存豈反刪其貞者素絢唐棣  
體裁不備猶必究論其義豈反刪其全者有刪則必有增豕  
首為諸侯射節其文見於戴記宋元公賦新宮叔孫豹使誦  
茅鷗皆詩之有關於禮者何以棄而不錄且魯備四代樂大  
韶大夏掌在伶官豈以信而好古之聖聽其淪亡乃獨私於  
有商附五頌於周魯之末乎故謂孔子正詩可也謂孔子昔  
嘗刪詩此傳之者之妄也嗟夫周初六詩之教至洙泗而復  
興微獨七十子之徒比諸弦歌心知其義即孟子七篇最長

陸學卷第一  
於詩荀卿著書猶知詩為中聲所止今乃於孔氏之傳無從  
寓目學者所為歎息痛恨於秦火也雖然自竹而帛而紙自  
篆而隸而分愚者昧豕魚烏虎之訛智者綜魯齊韓毛之異  
風混於雅雅混於頌甚而以序先經以經合傳積漸使然豈  
皆秦火之咎哉大易固不經秦火者也繫傳說卦頗雜九師  
之易象象傳文言糾紛錯出乾坤乃岐為二體近人無論不  
知孔子之易并不知有朱子之易蓋經學之荒蕪久矣

### 大小序辨

詩有傳而無序其謂之序者劉向杜撫發其端而終成於衛  
宏然亦有小序無大序也大序之稱原於皇甫謐沈重而終  
成於蕭統之文選何言之漢藝文志毛氏之學自謂子夏所

傳蓋即此三百五篇之詩而國風分為十五雅分為二頌分  
為三謂屬西河舊本則可耳若以傳習之傳轉為訓傳之傳  
毛公先儒不應如近世詩傳詩說嫁名子貢申培以欺世也  
家元恪毛詩疏謂卜商六傳而有魯國毛亨是為大毛公享  
作詁訓傳以授趙國毛萇是為小毛公釋文別作毛亨於古  
皆無徵按藝文志詩經二十八卷魯齊韓三家皆同毛詩獨  
二十九卷毛詩故訓傳三十卷又在其外可知大毛公本自  
有傳別出一卷附尾今所存篇題及小序首句是也故訓傳  
三十卷乃成自小毛公萇者但萇既為河間獻王博士叅校  
古經則於大毛之傳或有乖悟亦不能已於改定矣石林葉  
氏謂古書未有無序者余謂周秦之書不聞有序孔子序卦



傳乃次卦之先後非序易之大旨與雜卦傳等耳古文書序本出安國不得以誣孔子而安國自序先儒并疑其文筆不類西京司馬遷史後作序楊雄法言效之猶未離乎篇目也淮南子要畧亦在卷末惟劉向校書撮其旨意標諸卷首序之體於是特殊彼所著新序度必有近綜秦漢遠覈詩書者惜乎今皆失傳南豐所校特說苑之緒餘而於新序無涉也康成鄭氏謂毛公以序分寘篇首夫經傳錯綜馬融之失故創為此說以自文而鄭氏篤信之實則改傳為序乃東漢之衛宏於毛公何與焉宏嘗從扶風杜林受古文尚書妄謂詩書一例書序既可先經詩序何獨不然又爾時健為杜撫善韓詩所著詩題文約義通學者奉為杜君法而宏受毛詩於

九江謝曼卿欲與杜抗因之敷衍傳義改稱詩序范曄云宏作毛詩序善得風雅之旨雖推許太過烏得謂斯言臆造哉若云作自子夏子夏論素絢而悟禮後猶子貢論貧富而悟淇澳游心句外故孔子許以言詩豈當其作序不學聖人之通反從講師之固乎戴禮載孔子閒居數與子夏稱詩子夏與魏文侯論樂其所引詩率與序說不合且子夏業已有序咸丘蒙引用北山不當如是大愚而孟子亦覺詞費又爾時未遭秦火檜魏之君公臣民何以一無援据異於列國通例無將大車說本荀卿彼都人士襲用公孫尼子絲衣靈星明引高子彼已自張漢幟不復匿瑕而小雅多刺宣詩無刺厲詩楚茨以下十詩皆為刺幽而作康王周之令辟獨無雅頌

此其害義尤甚者若之何而刻畫漢儒唐突卜子也余又考鄭氏詩箋今所稱大序者仍在關雎序內皇甫謐作三都賦序漫云子夏序詩一曰風二曰賦梁博士沈重乃謂大序係子夏作小序子夏毛公合作於是昭明文選直標子夏詩序簡文湘東從而附和之牢不可破夫大序之言醇多疵少縱不若小序之支離穿鑿然反覆尋味言詩言風雅頌言六義四始猶是毛公之詁訓傳耳若風雅之有正變二南之分繫二公疑亦衛宏之所增益蓋猶未純乎毛氏之舊而可遽指為西河之筆乎長孫無忌作隋經籍志雖謂詩序子夏所創顧尚有疑辭至歐陽修唐書藝文志首載韓詩卜商序韓嬰注二十二卷又卜商集序二卷則以歐陽之絕識而拾昭明

之唾餘後雖悔之不可及已昔劉勰身為梁人所作文心雕龍自辨騷詮賦以及議對書記無體不論其源委而獨置序不言彼見昭明所選詩書二序皆屬贗鼎與其言之而賈禍何若缺之以寓意乎嗟夫儒者之學格致為先格致之功知言為要我於古人書先不能剖判真贗則於異同得失之交焉能抉摘盡致哉唐惟昌黎能疑序不作於子夏宋惟考亭能信序纂成於衛宏由其中有卓見故能言人所不敢言無嫌乎立異也不揆諸道而欲盡反古人或但堅持師說二者無一可矣

### 國風辨

風之為義大矣哉易重巽為風象曰隨風巽君子以申命行

事帝舜之命臯陶者曰四方風動康王畢公之命曰樹之風聲是即詩序風以動之教以化之之義也久而不泯則為流風自上及下則為風俗蓋周初六詩之所謂風者其義取此厥後王澤既衰列侯失德詩人有所譏刺如新臺雄狐株林之屬國史亦附錄之以昭炯鑒由是風轉為諷而說經者沿流昧源甚至關雎雞鳴蟋蟀鴉鳩皆為刺詩愚謂義主風刺則變雅亦有然者安得第以訓釋國風哉序說云以一國之事繫一人之本謂之風言天下之事形四方之風謂之雅夫風既分域而二雅統言以為有廣狹之別其義猶可通也服虔鄭玄乃謂王朝為雅侯國為風夫風教之權豈有不操之天子而專屬之諸侯者古詩即多散失今就所存者而論之

擊壤之歌唐風也南風歌雖帝舜自作亦可目為風五子之歌其意雖風刺太康而遠規陶唐上尊皇祖其體固當入雅夏人歌出尚書大傳真贗未足憑若箕子麥秀伯夷採薇之歌宛然黍離兔爰也孰謂王朝例有雅無風哉釋文拘泥漢說以二南為正風從邶訖豳十三國並變風而詩中若淇澳緇衣者序說皆以為美則義有不合孔疏乃遷就其辭曰王道盛諸侯無正風王道衰諸侯有變風其意蓋以天子不能統諸侯而國自為政家自為俗故槩斥為變風嗟乎王朝之例既有雅而無風列國又不得自有正風是則六詩之中直可廢風之一體而天子諸侯均不得司風教之權矣何其說之繆戾乎宋程大昌著詩議十七篇謂無國風之目夫詩之

陸堂詩學卷第一  
有風見於周禮樂記風之分國以繫其來已久季札聘魯而觀樂韓宣聘鄭六卿賦詩不出鄭志其明徵也邠鄘亡國不沒其名豳岐先公所都是亦為國且六義四始詩之綱領非如五際十占出自緯書雜說而程氏槩斥為妄未可稱善於別裁者矣朱子云風兼二義以象言則曰風以事言則曰教又云風雅頌之分皆以其篇章節奏之異而別之是二說者吾徒當奉以為著蔡其他紛紜同異之論如飄風鳥語過耳不留可也

### 周南召南辨

周召以地言不以人言鄭譜亦知二南所編例同十三國風而以周召為地名在禹貢雍州岐山之陽矣乃因詩序有繫

之周公繫之召公之說臆造故實謂文王遷豐以岐陽為周公旦召公奭采地施先公之教於已所職之國按史記燕世家周召分陝在成王時按魯世家周公不就封留佐武王則受采當在武王時孔疏以樂記為證今所傳樂記與明堂位出自馬融採摭有失實者就所云五成而分周公左召公右則已在伐商南還後矣或云周本紀武王克商祭社周公旦把大鉞召公奭贊采其時已稱周召試觀紀中有云衛康叔封布茲者豈武王初克商康叔已封衛耶愚謂公旦之稱周公保奭之稱召公從采地而得名非周召之地反從二公得名也於經召無明文繇之周原膺膺自古公遷岐而已著矣序之以周南繫周公者其悞蓋亦有因漢儒謂文王已受命

陸堂詩學卷第一  
稱王例當有雅無風故強繫之周公而不知其義之難通也  
召南有甘棠一詩猶可繫之召公周南十一篇据小序亦無  
一詩屬公者關雎葛覃卷耳用之射燕鄉飲酒制禮作樂皆  
由公始乃侈然上掠厥考之美有是理乎或云周公既沒而  
國史繫之此論可施於豳風不可施於周南周南文德也而  
其稱南者何也或据鼓鐘詩以雅以南春秋傳見舞象箛南  
籥以為南樂音也非如序說之自北而南也愚謂呂氏春秋  
向有是說而詩與樂之源流實不如是文王國於雍州梁荆  
豫徐揚以次被化成王營洛後東都亦稱王畿當時所採之  
詩決不如此寥寥而即今本所存漢廣採於荆汝墳採於豫  
江沱採於梁已足想其風化之肆訖然周南詠歌文德并不

及武召南則間載成康以後之作今試紬繹其詞父母孔邇  
言之親切文王必無恙也召伯所茇既沒而思不在康王之  
季乎至若何彼穠矣世次尤後蓋二南於對待之中有相承  
之義讀詩者烏可日習而不察也鼓鐘所云以雅以南由後  
人以二南詩入樂詞與雅異其音故殊而編詩者之命名猶  
夫十三國風之各從其地爾象箛南籥孔疏云皆文王樂而  
有武舞文舞之分据戴禮下而管象箛與管同以為象用兵  
時刺伐而指云武舞者非也劉炫謂南如周南之意蓋亦不  
能定其節舞之詩必在今本以內然而象箛南籥必由周公  
名之又可證周南諸詩不當舍文繫公矣或又云八風寒燠  
異德惟南風長養萬物文王岐周之化似之故不稱風而稱

南此其說至淺不足辨獨惜宋之儒者極言西伯稱王改元之妄乃於周南繫周公之說沿襲而不覺其謬夫所貴乎詩者豈徒留王者之迹直欲以闡聖人之心春王正月本時王也說春秋者強屬之文王周南本文王詩也序詩者又移而下屬之周公說經而經亡當仁不讓是後學之責也夫

關雎 九則

樂而不淫哀而不傷以孔子而言關雎是魯詩之祖也漢書杜欽傳佩玉晏鳴關雎刺之臣瓚以為魯詩按史漢儒林傳皆云申公有詁訓無傳義然則後之為魯詩說者不惟失孔子之傳抑亦反申公之舊矣

司馬遷云周道缺詩人本之衽席關雎作又曰周室衰而關雎作揚雄云周康之時頌聲作於下關雎作於上習治也習治則傷始亂也馬揚於詩原非專家其以為諷刺固宜

東萊呂氏讀詩記關雎正風之首魯齊韓三家乃以為刺余按其實亦未然朱子於漢儒獨取匡衡之說衡固學齊詩於后蒼者也後漢明帝詔曰應門失守關雎刺世其語本薛君韓詩章句然章句之去太傳遠矣試觀韓詩外傳載子夏聞孔子語喟然嘆曰大哉關雎乃天地之基也則毛傳何嘗不本之太傳太傳何嘗不本之孔子

窈窕淑女君子好逑毛傳言后妃有關雎之德是幽閒貞靜之善女宜為君子之好匹觀此則序所云憂在進賢不淫其色哀窈窕思賢才而無傷善之心焉均非毛公本旨而屬後

人妄增矣鄭氏箋詩其異毛者不過十之三四乃於開章第一義泥左氏怨耦曰仇語謂淑女指三夫人以下好逑謂和好衆妾之怨者遂至左右友樂盡失其解真犯孟子以文害辭之譏

豐坊偽作子贛詩傳謂文王之妃妣氏思得淑女以共內職賦關雎此衛宏牙後慧也何所取而復襲之湛若水云古者諸侯一娶九女似不宜待后妃已歸乃為文王求妾媵也又不宜詩人未叙后妃之歸而遽言求女也其論可以解頤鄭箋亦有當從者如此詩分五章章四句則雎鳩荇菜兩興相對且洲逌流求本屬同韻求之不得一章情長節短末二章据已得言其調平緩而但舉荇菜不應雎鳩尤合古人參

### 差章法

補傳畢公作關雎謂本之張超按後漢文苑傳不言超長於詩今說作於王季舊宮人亦未為允此宮中女史所作與齊風雞鳴相類寤寐反側琴瑟鐘鼓皆代寫文王憂樂之情美心曰窈美容曰窕見揚雄輶軒絕代語其詁訓頗勝毛公寤寐思服服音蒲北切即康誥所云服念也與輾轉反側句皆疊用四字絃歌者每字一頓故節雖短而音仍和琴始伏羲或云始神農未可臆斷据樂記舜作五絃之琴以歌南風知以五絃配宮商角徵羽至文王增二絃曰少宮少商揚雄琴清英謂堯加二絃以合君臣之恩者非也陳暘樂書謂聲不過五小琴五絃中琴倍之十絃大琴四倍之二十

絃深闢七絃之琴有害古制則愈舛矣世本云庖犧氏作瑟五十絃樂書五十絃大瑟也二十五絃中瑟卽頌瑟也五絃十五絃小瑟也三禮圖云雅瑟長八尺一寸廣一尺八寸二十三絃其常用者十九絃其餘四絃謂之蕃蕃羸也據莊子文子二書當以二十五絃為正世本倕作鐘說文秋分之音也呂氏春秋倕作鼗鼓鞀風俗通以鼓為春分之音似是而非當從唐樂志作冬至之音

葛覃 五則

東萊云是詩皆述既為后妃之事貴而勤儉乃為可稱其說與朱子畧同鄭箋泥小序在父母家一語甚至以葛之延蔓谷中喻女之形體浸浸日長何其擇焉不精也

因葛覃而言黃鳥賦中亦有興焉服之無數據月令孟夏天子始絺周書葛以為君子朝廷夏服則不止后妃自服矣末章意重歸寧具見后妃德性言告言歸無專制也薄汚薄澣雖儉而亦致潔也害澣害否似乎促迫實則暇豫也熟玩之知亦女史所作

余嘗病世之讀詩者文義之不知何有於音節顧唇齒喉舌今人猶古人也有心者自悟之耳偶閱漢樂府瑟調曲飲馬長城窟行末云上有加餐食下有長相憶艷歌行末云石見何纍纍遠行不如歸皆換韻兩疊以煞尾此詩正相仿髣乃知漢人猶解音節也然則關雎亦瑟調之平者與卷耳其瑟調之清者與



陸堂詩學卷第一  
鄭康成王子雍謂房中之樂弦歌周南召南而不用鐘磬之節陳氏樂書据關雎鐘鼓樂之及周禮磬師教縵樂燕樂之鐘磬以駁之余謂既以樂言自當兼脩八音若第云房中歌曲則琴瑟專壹可也若云房中之詩則雖女史徒誦無不可也夫言豈一端而已亦各有所當也

卷耳 五則

淑女好逑尚為思賢共職之說寘彼周行依据左史則所云輔佐君子求賢審官又何怪焉然余每歎漢儒說經多所迎合西狩獲麟何休指為漢高之祥光武好識七經論語盡成緯書此猶媚人主也自呂雉稱制而東朝無不干政者序說於關雎八詩知有后妃不知有文王嗟乎曲學阿世豈獨平

津一人哉

婦人無外事求賢審官非后妃職歐陽子亦嘗辨之乃不能盡脫坑塹謂后妃諷其君子愛養臣下偽魯詩說指為慰勞行役之詩夫風之為體懷人者多二南中汝墳草蟲殷其雷皆是也而始自后妃篤念君子其義千古不刊

毛傳於首二語云憂者之興也余謂全詩皆興非鋪陳直叙不得云賦也采卷耳而懷人屬后妃一邊即家士衡詩所云采采不盈掬悠悠懷所歡也陟彼崔嵬可云登高望遠我馬則何至虺隤而玄黃竊謂二三章兩地並舉上二語言君子於役馬煩車殆也下二語乃托言酌酒以解已之離憂班婕妤好自悼賦酌羽觴兮銷憂猶此意也升菴統指君子未是未

章專指行者不獨馬病僕人亦病而吁嗟而已之懷思見於  
言外章法入妙深於詩者當必絕倒予言

鄭夾漈注爾雅謂卷耳非蒼耳即卷菜葉如錢細蔓被地托  
興之意取其蔓生說猶可採若張氏謂臬耳釀酒所須則泥  
酌彼金罍而失詩之大旨

阮懔禮圖云六罍受一斛据馮復京名物疏則罍止有五山  
罍金罍大罍小罍水罍家農師三禮圖云兕觥受七升据許  
慎五經異義則觥止受五升

樛木 三則

美后妃之不嫉妬舊說皆然鄭箋南土謂荆揚之域詩說詩  
傳乃云南國諸侯歸心文王豈岐豐獨無南境乎玩其音節

與桃夭鵲巢詩相類蓋亦房中歌曲也

箋以君子為文王東萊呂氏從之因舉漢成之於飛燕隋文  
之於獨孤以為反照集傳直指后妃或疑古來無此稱謂第  
觀易云其君之袂左傳筮穆姜曰君其出乎君可稱亦何疑  
於君子然從東萊說意味較長而后妃之不嫉妬仍未嘗不  
包舉在內即論編詩之體亦宜先美文王次及后妃  
履祿也用毛傳而義未足易云視履考祥福履二字殆隳括  
之葛藟縈之說文作縈謂着花也

螽斯 三則

大雅思齊篇太姒嗣徽音則百斯男序說更無可疑  
宜爾之爾指螽斯非獨比體宜然蓋子孫衆多較羣處和集

原進一層

螽斯蝻蝻朱子語錄亦嘗言之釋云蝗屬一生九十九子明非莎雞蟋蟀矣不知幽風傳中何以引用程氏一物異名之說

桃天 三則

集傳推美文王本諸大學是亦魯詩也詳見余魯詩補亡魯詩說謂鵲巢諸侯嫁女桃夭仍美后妃終始婦道豈知二南詩每章遙對以桃夭對漂梅斯得矣若舉以對鵲巢儀禮合樂三終孔子時有行之者鵲巢之與關雎對待相承何莽莽而好為異論

据荀卿云霜降逆女冰泮殺止則自九月至二月皆可婚蓋先王制禮謂必若此乃無妨農事而非拘於陰陽五行也周禮媒氏仲春令會男女奔者不禁禮文之意謂是月促民嫁娶其家貧乏者雖殺禮可也禮以不聘為奔故下文即云凡入幣純帛無過五兩而豈淫奔之謂乎白虎通曰嫁娶以春何也春天地始通陰陽交接之時也此亦鄭箋所本按春秋夫人姜氏至自齊在秋九月王姬歸於齊書冬可知婚期定於仲春其論未允桃夭二語東萊謂因時物以起興且以比其華色得之

兔置 三則

墨子書文王舉閔天太顛於置網之中授之政而西土服此與伊尹負俎太公鼓刀皆出好事之口詩說襲用其意而以

兔置為比集傳以為興是矣乃云雖置兔之野人而其才之可用猶如此則又未免似賦愚謂上二語即曹植所云開天網以該之頓八紘以掩之也純屬興體干城腹心豈真雉兔中人哉

公侯好仇鄭箋仍泥怨耦之言解為敵國有來侵伐者可使和好之朱子既依毛公善匹之訓兼用漢書董仲舒贊伊呂乃聖人之耦以實之說經之道固宜縝密如是

朱子舊說云此文王時周人之詩極其尊稱不過曰公侯亦未嘗稱王之一驗也

采芣四則

韓詩序傷夫也劉向列女傳宋人之女嫁於蔡夫有惡疾其

母將改嫁之終不聽而作采芣芣謂采芣雖臭惡猶始於採之終於懷顧之浸以益親况於夫婦之道乎六朝皆主其說劉峻辨命論冉耕歌其采芣是一徵也然以為蔡人妻作去文王則遠矣余故仍從毛義

王肅引周書采芣如李出西戎王基駁云遠國異物非周婦人所得采亦覺詞費試觀本篇薄言掇之即可證為車前王肅以關雎至采芣八篇為后妃房中之樂於古無徵余謂關雎應以麟趾鵲巢應以騶虞二南之詩房中皆可歌誦鄭氏註燕禮其說亦然

有樛木之不嫉妬即有螽斯之多子孫有桃天之宜家室即有采芣之樂有子此編詩了義也偽傳以為鬪草見與兒童

隣矣

漢廣汝墳 共十一則

女子好遊王政酷烈不謂之變風得乎不可求思父母孔邇是亦發乎情止乎禮義也說詩者但當就此推想文王反身之化服事之心必謂二南皆正風則固矣

按諸書皆言漢有二源黃氏日抄云出秦州天水縣謂之西漢水至恭州巴中縣入江出大安軍三泉縣謂之東漢水至漢陽軍入江以余考之東漢水即禹貢蟠冢導漾東流為沔經漢中郡至大別入江西漢水鑿山數重達朝天嶺下遶閬中同巴水東行入江別名嘉陵江以其同出蟠冢各自分流故有東西之名易氏云江自歸州秭歸至鄂州武昌凡一千

四百餘里漢自均州武當至漢陽軍漢陽縣凡一千四百餘里皆荊州地江漢分流其間至是合流王伯厚云作詩者在江漢合流之處吾故曰漢廣採於荊詩人蓋因漢及江也

韓詩於漢廣最多謬說薛君章句游女謂漢神也言漢神時見不可求而得之則已近於屈原湘君夫人之歌宋玉高唐神女賦矣外傳云孔子適楚處子佩瑱而浣使子貢三挑之尤為侮慢聖人惟所引不可休思足正息字之訛

不可求思直寫女子之貞而喬木起興江漢為比男之不敢犯禮以求即在言下此詩與行露野麋遙對讀者當悟之之子于歸言秣其馬歐陽本義云子之既出游而歸我則願秣其馬此悅慕之辭猶古人言雖為執鞭亦所忻慕焉也其

說小變鄭箋而集傳亦承其悞愚謂于歸義同桃夭据東山詩之子于歸皇駁其馬左傳反馬杜註送女必留其送馬則言秣其馬正指嫁事而言詳味詩意蓋卽犢沐雉飛之感故雖變而不失其正若作從旁效其殷勤佻達何啻鄭風末四語三章通用麟趾殷雷其體皆然蓋卽漢魏曲後之趨不可方思方叶罔與廣字為間韻

水經注汝水西出魯陽縣大孟山西卽盧氏界其水經堯山西嶺下分流一水東逕堯山南為洧水一水東北出為汝水地里志故云出南陽魯陽縣大孟山又云出弘農盧氏縣還歸山也王伯厚云魯陽今汝州魯山縣一統志源出河南府嵩縣分水嶺非是志又云汝墳城在南陽府葉縣境內地道

記汝南有陶丘鄉卽詩所謂汝墳皆傳會不足憑而汝墳詩之採自豫州固無疑也

列女傳周南大夫妻作言婉而莊誠非大夫妻不能作也嚴華谷襲王氏說以親伐薪而斷為庶人妻烏知遵汝二語本屬興體

薛君章句王室政教如烈火矣猶觸冒而仕者以父母甚迫近饑寒之憂為之祿仕後漢周磐誦此詩而就孝廉之舉若使子夏業已序詩漢人何為守此曲說

玉室如燬段氏曰周民猶知商之為王室文王之心可見矣父母孔邇余謂詩美文王一語便足後世頌德稱功連章勸進真婦女之不如

麟趾 四則

麟趾固闕睢之應而亦螽斯之推也子孫宗族皆仁自武周而二號而召畢何所不該思齊篇云肆成人有德小子有造同一指歸但雅則主賦風則主興耳

孔疏不知興義乃謂黃帝堯舜致麟文王時殷紂尚存四靈之瑞不能悉至較量辭費漢章帝時麒麟五十一見吾未信獸中之麟難於人中之麟

或疑貞觀之政幾於三代之治伊川云闕睢麟趾之意安在此可見周南為王化之基

是詩比之琴瑟麟之趾振振猶夫螽斯羽詵詵今當作章四句

讀召南 二則

公羊云自陝而東者周公主之自陝而西者召公主之是序說之所本也愚攷諸經康王之誥太保率西方諸侯入應門左召公之為西伯不待讀甘棠詩其說信而有徵若周公之為伯當在三年東征與夫留後治洛之年而詩書皆稱公不稱伯且營洛之初東伯已有其人召誥云周公乃朝用書命庶殷侯甸男邦伯邦伯者方伯也在同姓康叔為諸侯長在異姓太公受命專征則未知當時為東伯者太公與康叔與愚謂分天下以為左右曰二伯語見王制王制本漢文時博士所作即以公羊為据而周公之為東伯於經實無明文也水經注郡國志皆云周召分伯在漢弘農郡陝縣集古錄以

陝州石柱為憑其言尤失實朱子嘗疑陝東地廣陝西只關中雍州之地未免不均夫漢儒當諸經煨燼之餘無從叅攷亦何怪其多所牽合今則六籍大備異同得失不難自我折衷蓋詩已顯題為南而說者猶證以東西之說宜其如鑿枘之兩不相入耳然以周召為二伯此猶無害於義若謂召公當文王時即能為文日闢國百里則文未免隣於操懿而召公亦不過荀彧高柔之屬大非後學所敢安也据尚書傳史遷周本紀文王伐崇作豐年已九十有六越明年而即薨何暇以岐地分賜即召公亦何暇為文施教而二書尚可不信獨不觀君奭之篇乎惟文王尚克修和我有夏亦惟有若虢叔閔天散宜生泰顛使召公當時業已受采施教周公何無

一語齒及也說詩者知文王以西伯終身化被南國召公能繼其職奕世丕顯則雖甘棠一詩實美召公猶當繫諸文王以昭臣子讓善之義乃舉鵲巢十四篇統而繫之召公顛倒紕繆亦云甚矣召南且然况乎以周南繫周公哉

孔穎達正義云召是周內之別名其說無徵水經注雍水東逕邵亭南世謂之樹亭川亭故召公之采邑京相璠曰亭在周城南五十里括地志邵亭故城在岐州岐山縣西南十里余謂以召為邵從食邑而增也通典河南府王屋縣古召公采邑傅氏因云武王分陝之後徙於王屋郡國志注又云雍召穆公采邑按宣王時申伯營謝仲山甫食采於樊皆近東都江漢詩錫山土田則王屋之采正召穆公虎所加錫者何



地志之顛倒紛紜

鵲巢 三則

詩推度災云鵲以復至之月始作室家鳩鳩因成事天性如此也孔氏雖引緯書頗得發興之義

鄭箋鳩有均壹之德劉勰雕龍亦云鳩鳩貞一故夫人象義今說但取性拙是有鑒於牝雞龍漿之禍而不知德功之餘容言並飭固不徒教之以拙也

婚禮不用樂幽陰之義也郊特牲云然按二南中關雎桃夭鵲巢何彼穠矣孰非新婚之詩有詩無樂余未敢信

采蘩 三則

或說諸侯夫人勤於親蠶蓋本七月毛傳蘩以生蠶驗諸吾

鄉未見以白蒿覆蠶種也菹類有七蘩與其中詩人偶舉以起興耳

采蘩采蘋皆與葛覃遙對葛覃以歸寧為孝采蘩采蘋以奉祭祀為孝孝與貞婦德之大綱也曰儉曰勤抑末矣

此夫人承祭之樂歌何以用諸鄉飲酒射燕禮蓋歌詩必類儀禮工歌鹿鳴四牡皇華間歌魚麗嘉魚南山有臺文義皆合若合樂則改詩為譜不主文義而主音節故鄉國可以通用即降為士之射節亦無不可

草蟲 三則

小序大夫妻能以禮自防也草蟲與卷耳相對朱子詩序辨云疑亦夫人所作篇中無以禮自防之意誠然但草蟲阜螽

陟山采薇愚謂皆屬興體

說文覲遇見也疊此一語蓋見久而遇暫也

齊詩先采蘋而後草蟲見曹氏放齋詩說所當改正以合儀禮篇中兩言陟彼南山與周南之南有樛木雖屬興體而南之主地言不主音言亦可意會篇題既曰召南當次甘棠之後

采蘋 三則

左傳穆叔曰濟澤之阿行潦之蘋藻寘諸宗室季蘭尸之敬也隳括此詩而首云濟澤濟水溢為滎澤鄭之滎陽也詩當採自豫州

有齋季女四字通章歸宿如僧繇之畫龍點睛

按婚義云古者婦人先嫁三月教之公宮祖廟已毀教之宗室教以婦德婦言婦容婦功教成祭之牲用魚芼用蘋藻所以成婦順也然則奠於宗室牖下而季女尸之當美將嫁之女序云大夫妻能循法度雖据射義似亦未的

甘棠 三則

思其人猶愛其樹左氏說詩如是足矣史世家云召公巡行鄉邑有棠樹決獄政事其下召公卒民人思其政懷棠樹不敢伐作甘棠之詩王吉劉向皆學韓詩又從而甚之謂召公述職當民蠶桑時故不入邑中舍於甘棠之下而聽斷焉劉元城駁云是為墨子之道余謂思召公而假甘棠以立言是六詩之妙於興者甘棠尚不必泥何況樹下云云

九域志召伯甘棠樹在陝州府署西南隅括地志召伯廟在洛州壽安縣西北五里有棠在九曲城東阜上壽安今河南宜陽縣大抵古賢名蹟爭相引重地志之訛不足置辨吾所信者此為周人美召伯之詩而已

召伯所說爾雅注作稅側界切蓋謂稅駕之所

行露 五則

序云召伯聽訟也以一詩而牽合數詩小序通病竊謂行露以下皆南國詩與召公無與如舊說何以教行於女子而反扞格於丈夫

列女傳申人女作申國在南陽宛縣是亦豫州詩也劉傳本韓詩雖難盡信亦不盡出於鑿空

詩三百篇五言者少文心雕龍云召南行露始肇半章余謂體既變而語皆巧當屬康昭以後之作野麇亦然

行露野麇視漢廣之男女知禮其風變矣編詩之意以二南為房中歌曲故取此二詩見雖遇強暴之男而女子自守尚當若此其貞孔疏乃云禁嚴於女法緩於男故女既貞信而男猶強暴亦為不善說經者矣

厭浥行露露疑路字之訛謂行多露興也雀角穿屋鼠牙穿墉義當屬比

羔羊 二則

詩美大夫向無異論鄭箋以退食為減膳則泥序所云節儉而失之安成劉氏曰猶周南之有兔置也

胡新安曰縫之突兀謂純有界限謂絨合二為一謂總五義無考戴侗云疑皆絲之量數嚴緝補傳曰合五羊之皮為一裘循其合處以素絲為英飾也按百里奚稱五羖大夫其義亦主節儉此嚴說所本第觀鄭風三英粲兮則戴說為優蓋英裘有紉或五或三皆約略而言之

殷其雷 二則

殷雷為草蟲之屬猶汝墳為卷耳之屬詩說以為武王克商諸侯就館終南詩傳又云美召公何異白晝譚夢

時解以雷之有定在興人之無定在山陽山側山下統而觀之則亦無定在矣六義中惟興難言有以物者有以時者有以地者有兼物與時與地者有有因者有不必有因者兼時

與地而不必有因者殷雷是也有興於始者有於中於末者有全篇皆興如卷耳甘棠之屬者夫意有難言言有難盡或從空結撰或假借以轉折收繳使人讀之似比似賦而不覺其為興是乃深於興者也六朝人惟劉勰深知興義其論詩在鍾嶸之上雪山王氏詩總聞云賦比興三詩皆亡風雅頌三詩獨存自謂加功三十年吾不知其鑽研者何義也

標有梅 三則

遲歸有歎女子之情聖王弗之禁也然以視桃夭抑亦風化有關矣小序男女及時強欲比而同之何居

戴岷隱續紀云女父擇婿之詩姚承菴疑問服膺是說余謂女父相攸則暇豫矣何心而急皇如是

標梅雖曰興體然觀秦風終南何有有條有梅璣疏据爾雅釋梅為柟可知關中無梅漢修上林苑乃移植焉而此詩固採於梁荆也

小星江有汜

共八則

二詩與樛木螽斯相對而江汜則愈降矣愚嘗讀易歸妹卦深歎周孔聖人以六爻括盡古今婦德女行讀二南者亦當從此而識編詩之意

小星一詩有三益焉使后夫人聞之則知恩宜下逮可免專房方輦之羞使天子諸侯聞之則知嬖寵不可並嫡而無周幽晉獻之禍使女御聞之亦知才色不足恃義命所當安而昭儀殺女之毒與侯夫人自縊之愚可以積漸消融矣

三五在東毛傳云三心五噶噶即柝也据鄭箋心三月在東方噶正月在東方見不一時詩人亦約畧言之無定屬也抱衾與裯箋以裯為牀帳得之孔疏詳引內則註中五日進御之序文雖煩碎義猶不失章俊卿謂使臣勤勞之詩豈以登高能賦之才乃甘為此巾幗語耶

寧都魏際瑞詩經原本極論切韻謂昴之叶畱未知所据毛傳參伐也昴畱也孔疏引元命苞昴之為言畱言物成就繫留是也余謂星名古皆象形參象旗畢象魚義昴象畱畱以承梁之空故昴一名大梁而後人又改稱昴史記律書北至於畱言畱不言昴是詩人本用畱字而漢人書為昴也

言江源者祇据禹貢岷山導江為說江陰徐霞客云河源星

宿海在崑崙之北江源犁牛石在崑崙之南佛書謂之殽伽  
河南流經石門關始東折而入麗江為金沙江又北曲為叙  
州大江與岷山之江合岷山經成都至叙不及千里金沙江  
經麗江雲南烏蒙至叙萬餘里岷山舟楫所通金沙江盤折  
蠻獠溪洞間世人從未問津故舍遠而宗近寔則岷之入江  
猶渭之入河不可指為江源今志叙州者祇知其水出於馬  
湖烏蒙而不知上流之由雲南麗江志雲南麗江者祇知其  
為金沙江而不知下流之出叙為江源也霞客親歷崑崙南  
境為說甚詳今載江陰縣志

朱子謂江汜即今夏口而余從李氏說以為詩採於梁州者  
何也按爾雅決復入為汜小洲曰渚岷江由成都府茂州西

南流經灌縣又東北流經重慶夔州府界乃入湖廣荊州府  
歸州則梁州之域其為汜為渚者多矣爾雅江為沱郭璞注  
引禹貢岷山導江東別為沱水經注江水又東別為沱開明  
之所鑿也詩當指梁州之沱而言

若無美媵之說吾將疑為若蘭之迴文連波之悔過小序可  
從特賴篇中之子歸句耳

野有死麕 二則

箋疏皆以為女子自作遂使懷春如玉無字可通試觀古辭  
陌上桑後人猶可擬作不必羅敷自道其貌美而操潔也

次章以三語興一語其體甚變末章意則貞而語近諧吾故  
疑為康昭以後之詩

何彼穠矣 九則

此詩謬說尤多毛傳訓平為正以為武王女文王孫適齊侯之子孔疏謂平王猶書之稱寧王後人并以齊侯為齊一之侯皆惑於東周無雅并無正風之說而強為之辭

鄭箴膏肓云齊侯嫁女以其母王姬始嫁之車遠送之說尤

支離

魯詩說云齊襄殺魯桓莊王將平之使榮叔錫桓公命因使魯莊主婚以桓王之妹嫁齊襄周人傷之而作是詩按齊襄有鳥獸之行王姬亦不終歲而卒其詩烏得列於二南

考索云刺詩也謂王姬徒有容色之盛而無肅雍之德其說非是又云二南不徒西周之詩東周亦與焉其說固是然以

齊侯之子為諸兒則仍非也

竊謂齊侯之子桓公小白也春秋莊十一年王姬歸於齊其時桓公霸業已成傳云齊侯來逆共姬則不失親迎之禮詩所以夫婦交美也而王姬謚共與肅雍之義甚合且齊風終於諸兒刺惡也繫桓詩於二南褒美也魯史既躋僖於頌桓公實能膺方伯之任而繫諸召南之末似有微意存焉聲音節奏近於鵲巢曷不肅雖尤能揭婦道之要則以是詩為房中歌曲更無遺議

王魯齋以二南相配欲斥甘棠野麋及此詩愚謂統觀三百東周不惟有雅兼且有南賴此一詩可破漢儒曲說奈何而欲斥之若謂甘棠宜別屬則題為召南者更無因矣

序云雖則王姬亦下嫁於諸侯車服不繫其夫下王后一等猶執婦道以成肅雝之德立文甚拙而可信為衛宏手筆蓋宏嘗著漢舊儀范曄禮儀輿服志多採其說唐棣桃李鈞緡皆興之似比者

騶虞 五則

騶者天子之囿也虞者囿之司獸者也賈誼新書云爾小戴射義騶虞者樂官備也魯詩傳齊詩章句韓詩說儀禮注莫有易者朱子詩序辨中亦存是說終不及毛義為長

序云仁如騶虞則王道成毛傳騶虞義獸也白虎黑文不食生物有至信之德則應之與海內北經林氏之騶吾滑稽傳東方朔所云騶牙似屬一物而形狀則言之互異明宣德四

年滁州獲二騶虞獻之朝今觀夏原吉賦序一一與毛傳合可知漢儒中未有如毛公之博核者

壹發五豝毛傳虞人翼五豝以待公之發亦本賈傳此解未嘗不見禽獸之多而仁心之至不忍盡殺更與下文騶虞關照較勝集傳所引中必疊雙

樂記武王散軍郊射左射豨首右射騶虞而貫革之射息墨子成王因先王之樂命曰騶虞二說皆未可從蓋文王時詩成王用以為射節耳末句與麟趾同調虞字與嗟字相應古韻虞麻本通何必牛霞五紅一字兩叶戴氏鼠璞曰騶虞二人也言文王田獵雖騶從虞人之賤皆有仁心故歎美之夫惟瑞獸斯足歎美也豈所施於賤官耶



關雎應以麟趾鵲巢應以騶虞好言瑞應亦是漢儒習氣且騶虞本文王詩列於野齋彼穠之後疑非孔門舊次然而修齊之效馴致治平中和之量可該位育其理不爽其說自可從也季子札於二南乃有始基未也勤而不怨云云竊謂爾時所歌必汝墳殷雷之屬若關雎鵲巢騶虞諸詩久為燕射樂章札豈至魯而後聞哉

書二南後

讀二南而仍不免牆面則奈何陸子曰是尚不可泥詩求况序說耶周南十一篇舍兔置麟趾則皆言婦德也召南十四篇甘棠羔裘騶虞而外亦然然而至聖庭訓所重不越乎此蓋修身刑家自天子至庶人與有責焉桃夭之女子善學后

妃必由於兔置之賢人善學文王內有尸齋之季女外必有羔裘之大夫未有陽不倡而陰能和者士君子終身隱約苟能孝友仁義推行不倦如汜毓之兒無常父張公藝之九世同居即謂麟趾之應可也許攷之猛獸擾庭董召南家之犬乳雞哺不謂之騶虞之應得乎吾故讀周南得一法焉文王我師也公明儀豈欺我哉讀召南又得一法焉不必篇中皆有文王也孟子曰若夫豪傑之士雖無文王猶興

陸堂詩學卷第一終

陸堂詩學卷第二

平湖陸奎勳聚緱著

松江姚廷謙平山全校

邶鄘衛說

自紂城而北謂之邶南謂之鄘東謂之衛鄭譜云然顏師古亦從之班固據書序謂康叔始封即兼有二國鄭氏以地大非制并兼當在後世子孫夫合邶鄘衛三國遠不及齊太公賜履之地康成何為而致疑焉胡雙湖乃云周夷王時頃公首壞王制并邶鄘地按牟伯至貞伯六世皆為方伯頃公德衰不監諸侯有賂王復爵之事而其謚又為甄心動懼之名則胡氏之說不如班史足信矣竹書成王二年奄人徐人及淮夷入於邶以叛觀此則康叔之兼有邶鄘更可無疑邶鄘

陸堂詩學卷第二  
地既入衛其詩又皆衛事而繫諸邶鄘其義有不可曉者安  
成劉氏謂太師各從得詩之地而繫之朱子則云詩有鄘音  
者繫之邶邶音者繫之邶如劉氏說倚嗟刺魯莊作自齊人  
則附在齊風匪風思周道作自鄘人則列諸鄘風皆其例也  
朱子所云亦非創論塗山歌於候人始為南音有娥謠於飛  
燕始為北聲夏甲歎於東陽東音以發殷整思於西河西音  
以興本於呂覽詳於劉勰之文心雕龍後儒多祖其說余謂  
武帝樂府祇詠漢事實總趙代齊楚之謠遼作大樂以用七  
聲者為北調用五聲者為南調今依毛詩之序而解之固不  
能外地與音之二說然而既經秦火豈無錯簡就中若式微  
泉水載馳河廣并雜黎邢許宋之詩崑山顧寧人直謂邶鄘

衛分自漢儒非復孔門舊次其見甚卓可以息同異之喙余  
有取焉朱鬱儀詩故云武庚之誅仲尼所不予故存邶鄘以  
致意鄙哉言乎邶鄘衛三詩雖分實合自季子聘魯觀樂已  
然北宮文子論威儀引威儀棣棣不可選也第云衛詩不云  
邶詩是又一徵也已

邶栢舟 六則

變風首邶不與衛之并小程子說也嚴氏以為莊姜失位乃  
二南之變故以邶為變風之首皆不可從元城劉氏曰以其  
地本商之畿內故在王黍離上其義固當但今詩之次已非  
孔氏之舊亦不必槩為推論也  
序云仁人不遇與孔叢載孔子讀栢舟見匹夫執志之不可

易也甚合衛頃以下本屬增入朱子註孟子亦言衛之仁人見怒於羣小余故仍主序說以此詩爲離騷之濫觴列女傳謂衛宣夫人作劉向不信左傳故有此異說馬貴與謂朱子信向說而改小序此殊不然集傳特以辭氣卑順柔弱疑爲莊姜所作愚謂莊姜之詩已多不容增益且篇中所云寤辟有標不似我思古人安於義命靜言思之不能奮飛豈可以嫡夫人而預想大歸耶鑑空故妍媸畢照不可茹喻已不能容惡也歐陽本義云爾亦有兄弟不可以據謂雖親戚不可恃也李迂仲云如王國寶乃謝安之壻范甯之甥而國寶既爲小人則雖謝范之賢亦皆譖之

日居月諸胡迭而微蓋喻君心之闇耳集傳分比嫡妾余覺未安而陳埴在門業已疑其太深首章末章興也匪鑒匪石匪席乃反比體

綠衣 四則

序以爲莊姜作不知何據左傳成九年季文子如宋致女復命公享之賦韓奕之五章穆姜出拜於房賦綠衣之卒章而入歌詩必類意者序以此爲左證與

鄭箋云妾上僭者謂公子州吁之母乃欲改綠爲祿以合女御祿衣之制不幾乎點金而作鐵乎

綠兮絲兮女所治兮言治絲者不可棼亂耳箋云先染絲後製衣皆女之所治爲而反亂之說固支離集傳妾方少艾而

女又嬖之亦嫌太盡

締兮綌兮淒其以風班姬紈扇辭本此綠衣兮白華自古兮有之亦本序以作賦

燕燕日月終風 共十則

三詩序皆以為莊姜作集傳亦從之然燕燕宜後日月日月宜後終風不識篇次何以胥倒

韓詩以為定姜送婦蓋泥之子于歸句也鄭氏註坊記又以為獻公無禮於定姜定姜作此詩蓋以傳中先君之稱相類也世次太後即康成亦自知其非而註不及改

遠送于野毛傳以為過禮余謂戴嬖大歸當具車徒以送莊姜豈必親行耶

遠送于南朱子云此可為送戴嬖之驗蓋陳在衛南也然則仲氏之稱其以戴嬖為厲嬖姊耶

愚三復末章終疑序說為非大明詩摯仲氏任任為摯國姓此何以訓為任卹之任寡雖男女通稱若自稱寡人豈以莊姜之賢乃為呂雉武曩先驅耶况綠衣日月終風詩皆稱我何獨於此趁韻也妄謂此為衛君悼亡詩燕以匹至而成巢反與也之子于歸猶潘岳詩所云之子歸窮泉也瞻望弗及

泣涕如雨猶士衡詩所云出宿歸無期揮涕涕流離也末章追述閻德猶夫晉武元楊皇后誅宋元皇后哀策文有實聰實哲通於性命惠問川流芳猷淵塞等語也仲氏任只當屬薛國之女惜乎衛為狄滅史策盡亡吾言無徵曷勝浩歎

詩傳衛州吁弑其君桓公莊姜歸于齊賦日月豈有既歸本國而反云父兮母兮畜我不卒者

俾也可忘也疑我字之訛報我不述述循也說文同毛傳余謂述即道也東萊作不可稱述稍紆曲

蔣悌生五經蠹測謂終風且暴謔浪笑傲等語可施於州吁不可施於莊公而疑朱子改序之非愚謂二雅斥王其詞有甚於此者况夫婦本齊體耶若云爲州吁作左傳明言莊姜惡之何違心而作悠悠我思之語當纂弑已後則情理愈失矣朱子改序自具特識後學未可妄議

終風指斥甚於日月先後本無倒置惟以燕燕混入而後漢宋諸儒盡以爲緣州吁作孰謂不仁者而可與言哉

不日有暄蘇氏曰古又有通

擊鼓 二則

篇中有從孫子仲平陳與宋語可斷爲州吁時詩

王肅謂爰居爰處以下從軍者與其室家訣別之辭李迂仲云爰居爰處章士卒必敗之辭末二章則室家相訣別之辭也集傳與李說合

凱風 二則

觀孟子可證序說朱一齋詩解願於七子多責備之辭今試設身處地欲如此詩之痛自引咎感悟親心正恐百思不到也章帝以陰太后故衣賜東平琅琊二王書曰可時奉瞻以慰寒泉凱風之思淵明詩一欣侍溫顏再喜見友于凱風負

我心戢柅守窮湖知七子之能終養矣首章亦當從毛傳作興

水經注濮水枝津東逕浚城南而北去濮陽三十五里城側有寒泉岡即詩爰有寒泉在浚之下輿地廣記謂浚儀之寒泉阪非也

雄雉 二則

文義音節酷肖燕燕然以雄雉起興可信為閨怨之作我之懷矣自貽伊阻即唐人所云悔教夫壻覓封侯也

不忮不求何用不臧女子詩而舉以勸勵學徒聖人說詩豈如經師之蜂鑽故紙

匏有苦葉 六則

序云刺宣公與夫人竝為淫亂非也箋以夫人為夷姜尤非詩說詩傳管叔以殷畔邾人風之更不知所云

此猶鄭風之出其東門以刺風俗之淫而自表其志也通體興比錯出觀者所由五色目迷

左傳叔孫穆子曰豹之業及匏有苦葉矣雖斷章取義而詩之首章原不過以涉水起興鄭箋匏葉苦而渡處深謂八月之時陰陽交會始可以為婚禮納采問名亦不知其所云

濟盈不濡軌雉鳴求其牡比也此二句乃詩人刺淫本旨釋文從毛傳改軌為軌軌音房覽切與韻不協許白雲名物鈔謂轂末亦可稱軌蓋本少儀祭左右軌范之文則軌原非地下轍跡何勞改字毛傳飛曰雌雄走曰牝牡鄭氏因以喻夷

姜求非所求試觀雄狐牝鷄物類之稱本無一定雉鳴求其  
牡直謂女先乎男耳以刺夷姜吾未聞夷姜之於宣公如宗  
襄夫人之欲通公子鮑也豈有舍宣公而刺夷姜者哉

三章雖雖鳴雁興也即從雉鳴引入末章招招舟子比也仍  
以繳轉涉水後人但稱鄭東門為貞士作而此詩之心靈手  
敏妙義環生索解人正不可得

宋馬和之嘗奉詔畫毛詩明張靖之題斝葉圖云斝葉苦未  
萎濟水盈瀾瀾寒裳不可渡招舟非我儷鳴雉良足異鳴雁  
當何時周行坦如砥却顧安趨趨差合風人之旨

谷風 四則

焦仲卿妻詩在漢極古較此則俚

薄送我畿毛傳畿門內也昌黎遣瘧鬼詩白石為門畿亦以  
畿為門閫

濁涇清渭向來成語箋云絕去所見因取以自喻泣甚母逝  
我梁母發我笱蓋以喻家規之不可壞也爾雅娶婦之笱謂  
之留觀此則齊風敝笱雅詩小弁孰非引用常談耶

不念昔者伊余來墜魏氏鶴山極賞此結語以為忠厚和平  
優柔肫切

式微旄丘 共六則

朱子詩序辨云二詩無黎侯字未詳是否愚謂黎地近衛其  
風附見亦編詩之一法也

列女傳黎莊公夫人既往而不同欲式微式微胡不歸傅母



陸堂詩學卷第二  
勸之去也微君之故胡爲乎中露夫人答以守婦道也此可  
證爲黎國詩詞氣淺薄頗近婦女但觀左傳襄公如楚怒季  
孫宿之取卞不欲反魯榮成伯賦式微乃歸則毛說爲長  
毛傳以中露泥中爲衛邑此不可從逸齋補傳云中露謂暴  
露泥中謂泥塗也

補傳又云衛穆公時晉滅赤狄潞氏數之以奪黎氏地之罪  
則旄丘當作於宣公之後穆公之前余觀衛詩之失次者多  
矣黎詩附見固可不拘世次

褒如克耳黃實夫云褒然盛服之貌充耳者瑱也集傳聾人  
多笑本鄭箋而近於謔

左傳隱七年戎伐凡伯於楚丘以歸按凡國在共城之南黎

水之北疑二詩作於凡伯之從臣而說者訛爲黎侯也但篇  
中無戎伐之意故余未敢輕改舊說

簡兮 三則

舊作三章文義割裂集傳改定良允

詩傳以簡爲伶人之名似乎近理實則無稽按商頌云奏鼓  
簡簡則簡乃鼓聲亦舞節也方將萬舞毛傳對下公庭因訓  
方爲四方鄭箋作活字解是也萬者二舞之總名孔疏据公  
羊分萬爲干舞箛爲羽舞非也箛似今之單簫毛傳六孔者  
得之六孔之箛吹法見樂書不必泥許慎三孔之說  
榛苓美人離騷之所自出倘無末章人品與詩格竝低

泉水 四則

衛女思歸詩何以編之衛風補傳云衛女作此以寄宗國采詩者得之衛地故繫之衛也按隋志九域志邢州內丘縣有干言山李公緒曰栢人縣有干山言山栢人屬邢州余謂邢州本周邢國詩言出宿于干飲餞于言蓋衛女嫁邢者所作錄泉水以存邢風猶夫錄載馳以存許風

涕非地名即濟水也禰韓詩作坭寰宇記大禰溝在漕州冤句縣北七十里肥泉水經注云翼佩數源異出同歸

問我諸姑當從杜注作致問解嚴氏詩緝既出適於人則與父母兄弟相遠矣今父母終惟姑姊尚存問其安否感親之歿而念骨肉之存者也

駕言出遊箋疏皆下十成死句集傳云安得出遊於彼不惟

文義圓活而上文肥泉須漕亦覺一氣貫注

北門北風 共五則

申培詩說北門邶之仕者處危國事亂君因征役而出門賦之以自歎也北風邶人厭亂之詩余最惡詩說之作偽於此獨深有取焉蓋詩所由繫諸邶者以存此二詩也篇末三疊一字不易其音節與十七篇迥殊

邶亡於周初則所云王事適我者當與汝墳之王室如燬相去不遠

協韻之下連用我字與小雅伐木末章相同嘗閱宋上邪曲四章晚芝曲九章其煞句皆吾字可知吾思兮哉等字歌詩必用爲餘音今皆失傳惟笛色譜之五尺乙四畧存古法

朱子詩序辨云衛以淫亂亡國未聞其有威虐之政愚按春秋左傳衛之虐用其民者莫如州吁隱公四年三月州吁弑桓公完九月衛人殺州吁于濮北風雨雪語亦不合以爲邾詩而比於魏之碩鼠鄆之萋楚誰曰不然以虛爲寬程子說也以邪爲徐鄭氏說也只且語助本孔疏然即以爲國之空虛人之姦邪未嘗不與魚韻叶也

靜女 四則

男女期會贈答歐陽氏本義已然非屬朱子創論愚謂俟我城隅即漢詩所謂西北有高樓也貽我彤管即所謂遺我尺素書也匪女之爲美即所謂此物何足貴也但古來騷人多以閨中之幽獨喻己之不得於君友若竟作男悅女詞即靖

節閒情亦爲白璧瑕矣是詩大旨已淫何必依小序刺時爲作者諱

彤管迄無定解歐陽云古者鍼筆皆有管樂器亦有管曹氏因以彤漆之管爲樂器之屬非也据左傳靜女三章取彤管焉當從毛傳作女史之筆

於是則見之矣集傳亦太泥人之貞淫雖別而作詩之體大槩追述其平昔之離合悲愉與俟我城隅例觀可也

毛傳萋茅之始生也意本野麇据枯楊生稊鄭氏易作萋此章猶之折楊柳耳

新臺 三則

滅禮瀆倫衛人應有刺詩雄雉以下序多臆說豈以衛宣之

淫荒而可望以移風易俗之事乎

水經注鄆城北岸有新臺通典魏州黃縣有新臺輿地廣記開德府觀城縣有新臺此豈足稱勝蹟而彼此爭之地志可笑雖名手有時不免

籛篠戚施醜詆不遺餘力以此爲教猶有如楚平之於建妻明皇之於壽王妃者

二子乘舟 二則

劉向新序謂急子傅母作据左傳當出自左右公子之徒

二子乘舟汎汎其逝興也魯詩說沉之於河較新序尤爲失真不瑕有害瑕通遐毛傳於泉水第訓爲遠而此乃云不遠害其義難通在泉水當曰不以遠而有害也在此則曰不以

遠而有害乎

鄘栢舟 三則

史記載共伯弟和襲攻共伯於墓上共伯入釐侯羨自殺和即衛武公也戰國好事之口於聖賢橫加詆毀史遷往往不能決擇善乎東萊之辨曰武公在位五十五年國語又稱武公年九十有五猶箴傲於國計其初即位其齒蓋四十餘矣使果弒共伯而篡立則共伯見弒之時齒又加長安得云早已葬而共伯自殺則是時共伯既脫髦矣詩安得云髦彼兩髦乎是共伯未嘗有見弒之事武公未嘗篡位也余閱班固人表以衛武居中下共伯居下下非其惑於遷說耶

或云共伯即子伋也左公子洩右公子職怨惠公之讒殺前太子伋作亂攻惠公立伋弟黔牟謚伋爲共世子晉申生被讒受死與伋一揆謚法如之故檀弓云是以爲共世子也檀弓句法與左傳魯人謂之哀姜相似蓋出姜之歸襄仲殺惡及視哀姜之遜慶父亦殺般及閔也余謂列女傳鄘悞爲邶共悞爲宣今共姜之節已著而共伯之孝未彰敢不存子說以詔來世

按子頑謚昭伯則子伋之謚共伯最爲近理通典謂世子無謚以謚申生爲春秋特典亦屬臆斷

墻有茨君子偕老

共四則

墻茨以刺子頑歐陽所云蒺藜當去而懼傷墻者是也君子

偕老詩乃刺宣姜東坡所云愧夫人之不稱其服者是也宣姜雖可刺何必疊見層出愚故於鶉奔亦不從舊說

漢谷永疏帝王之意不窺人閨門之私聽聞中冓之言蓋爲梁荒王子立內亂事也集傳中冓謂舍之交積材木顏注明言閨門隱奧之處曷不全引之集韻冓同冓博雅云夜也此本魯詩

子之不淑云如之何只此二語顯刺下二章純似歎美意在言外張承吉號國夫人一絕深得其法

或曰如何不淑禮家之弔詞也疑此詩亦爲哀挽夫人而作姑錄之

桑中 三則

序云刺奔也說猶可通後人益以世族在位相竊妻妾期於幽遠蓋本左傳申叔跪遇巫臣語有桑中之喜宜將竊妻以逃者也孔疏遂謂與之期而行淫噫太甚矣玩篇中思字送字亦追述既往之詞采唐采麥采葑興也鄭語姜為伯夷之後公穀弋同姒夏后氏之後姜不獨齊姒不獨杞

書酒誥明大命于妹邦孔疏妹同沫妹邦於諸國屬鄘漢地理志邶鄘作庸補傳曰鄘本庸姓之國漢有庸光及膠東庸生是其後也可證此詩為鄘風詳見桑中篇續論

鶉之奔奔 三則

左傳伯有賦鶉奔趙孟斥為牀第之言故集傳亦從序說明

言我以為兄而曰衛人之刺殆即微子避紂稱我之義歟釋文奔奔疆疆乘匹之貌不必改訓而謂鶉鶉之不若也姜我英云為惠公之詞者刺惠公也是時惠公齒已長矣曰我以為兄刺其安然為弟而不知逐也曰我以為君刺其安然為子而不知閑也其說頗得詩人之旨

定之方中 五則

傳云季年乃三百乘則此詩亦追美衛文之詞終焉允臧尤明證也

定之方中作于楚宮知唐虞昏星之占於周不廢揆之以日作于楚室知周禮晷測之法至春秋未亡

通典滑州衛南縣衛文公遷楚丘即此城說文虛大丘也寰

宇記景山在澶州衛南縣東南三里朱子遺說景山仍當作山名稅于桑田田字今叶徒因反陳季立云古田陳通音故陳敬仲後改田姓本顏師古急就章註  
匪直也人也字作其解自合追美語氣遺說作人化其德而有塞淵之美反滯

竹垞朱氏經義考云定之方中注仲梁子曰初立楚宮也鄭志張逸問仲梁子何時人答曰先師魯人當六國時在毛公前則魯之說詩者不始於浮丘伯也朱氏此條謂詩序緣起戰國余謂衛人爲之賦碩人鄭人爲之賦清人當春秋時史官業已顯標矣

蝮蝮二則

意猶艷葉篇法大遜但以不知命作結覺言近指遠耳蝮蝮朝濟興而非比詩說云衛靈公爲南子召宋朝國人譏之以蝮蝮代婁猪可乎

隋虹也本周禮注玉曆通政經旦見於西爲雨暮見於東則雨止旦見於西而純赤者則大雨暮見於東而色黃者則雨止其占法與集傳殊

相鼠二則

白虎通以此爲婁諫夫之詩說固無據余謂語氣淺露毫無溫柔敦厚之旨比蝮蝮更下一格鄭譜因在楚宮後遂定爲文公之詩亦未必然  
關尹子謂聖人師拱鼠制禮以此爲興義較直截

于旄 三則

左傳于旄何以告之取其忠也與靜女同稱當時似有異說然名卿大夫折節禮賢義甚高風亦正何必好異而更爲斷

斷  
五之六之雖協韻而極言其盛第觀夏書若朽索之馭六馬詩人亦從無杜撰也

詩總聞云國君出野親迎其禮如此受迎者他時將何贊助以爲報也泥妹子而全旨盡失王氏之鑿大概類此

載馳 四則

舊作五章蘓氏據鄭子家及魯穆叔賦載馳之四章義取控于大邦故合二章爲一首

大夫跋涉朱子舊說夫人父母不在當使大夫寧其兄弟夫人欲自歸唁而托以不欲勞其大夫之跋涉也較勝改本全詩皆寓言末二章顯屬興體我行其野芄芄其麥即子西之賦黍苗其意以晉爲方伯也大邦指齊誰因誰極望齊桓乎直激之耳

夫人本與齊子同母而文公久處於齊能定衛者舍桓誰屬故末云百爾所思不如我所之也若宋桓之立戴於曹露處寄舍夫人早知其無濟矣据傳云許穆夫人賦載馳齊侯使公子無虧帥師戍曹則是詩不爲無助豐城朱氏謂楚丘之城齊桓管仲自爲圖霸之計蓋亦未能推情審理矣

衛淇奥 四則



大學所釋魯詩之遺孔叢子於淇奧見學之可以為君子猶是意也小序美武公之德余觀左傳季札云美哉淵乎憂而不困者也吾聞衛康叔武公之德如是是其衛風乎則此詩乃國人懷其先公之作謂指武公可也謂兼康叔而言亦無不可

李迂仲曰淇水出衛州共城北山東至黎陽入河左傳韓宣子自齊聘於衛衛侯享之北宮文子賦淇澳其字從水從奧與今本奧字通張華博物志謂肥泉一名澳水流於淇酈道元從毛訓隈嘗辨其誤

毛傳綠王芻也竹篇竹也襍兩物於一言非也璣疏以為木賊艸尤非漢武塞決河用淇園之竹寇恂為河內伐竹淇川

治矢豈可以陵谷滄桑遽為異說乎竹譜云淇園衛地殷紂竹箭園也見班彪志

猗重較兮名物疏云較出式上似與式為兩層因謂之重按崔豹古今注重較即重耳也在車藩上重起如牛角故云重較

考槃三則

淮南子曰夫可以揚清激濁抑貪止競其惟隱者乎故錄考槃孔叢於考槃見遯世之士無悶於世可證序刺莊公之非鄭箋尤多曲說先儒辨之詳矣

碩人之邁舉要邁同窩升庵云猶言科坐也余謂曲陵曰阿故承以邁義取窩藏不露高平曰陸故承以軸義取旋轉自

如

熊朋來曰余杜門弦瑟以蕤賓之角歌考槃蓋不獨此篇凡風皆角調耳此泥樂記角爲民之說律呂精義云二南國風皆角調小雅徵調大雅宮調周魯頌皆羽調惟商頌屬商調余未敢信爲確論

碩人 四則

按列女傳謂莊姜婦道不正而諭之非也謂作自傳母則可從不然手如柔荑一章豈外人所得描摹

路史云周公之祚七靖淵封邢侯爵滅於衛一統志齊武平初邢臺人有掘古墓者得銅鼎腹有科斗字云邢侯夫人姜氏墓名物鈔云譚國在濟南平陵縣西南即今濟南府之歷

城縣

歐陽云篇中刪素以爲絢句余謂繪事後素夫子業已釋之此語最有理致不應刪也朱子云每章七句不應次章獨多一語

末章箋云言齊地廣饒士女佼好禮儀之備而君何爲不答夫人集傳亦用其說愚謂上五句特以興起末二句言姪娣媵臣之衆盛耳或云庶姜孽孽寵嬖妾也庶士有竭州吁勇而好兵也亦通

氓 四則

同一棄婦詩既取谷風之貞兼錄氓之淫者愚所謂黑白不相掩也篇中有云士之耽兮猶可說也當屬婦人口吻序以

為刺時豈刺人而自露敗闕乎

一統志直隸大名府清豐縣古頓丘衛邑復關隄在直隸大名府開州城西南古黃河坼北衛詩以望復關即此

以爾車來以我賄遷文君白頭吟男兒重意氣何用錢刀為從此二句翻出

不思其反鄭箋曾不念復其前言既與信誓緊應而下句是字亦不落空

竹竿 三則

即泉水之縮調也作於父母未終時故徒思而不哀

朱子曰泉源即百泉也在衛之西北而東南流入淇故曰在左淇水在衛之西南而東流與泉源合故曰在右是說猶晦

呂氏曰蓋主山而言之相衛之山東面故以北為左以南為右也

巧笑之瑳佩玉之儺懸想淇上游女風景末章駕言出遊乃道著自己耳作詩篇法固當如是

芄蘭 二則

序云刺惠公者得之沈括云芄蘭之支支莢也莢生葉間垂之如觶狀其葉如佩鞞之狀按鞞有二說依毛傳則決也以象骨為之著右巨指依鄭箋則沓也大射之朱極三以朱韋為之韜食指將指無名指上字既從韋鄭說為近

垂帶悸兮程子云悸者執心不定也集解云更始至長安宮升前殿郎吏以次列庭中更始羞忤刮席不敢視其不足為

君也如此

河廣 三則

說苑宋襄公茲父為太子桓公有後妻子曰公子目夷公愛之茲父請立目夷公問其故對曰臣之舅在衛愛臣若終立則不可以往絕迹於衛是背母也且臣自知不足以處目夷之上後目夷逃之衛茲父從之三年桓公疾乃召還此足為序說之證

河廣宋風而繫之衛昔人以為衛女所作不知國史之意蓋尊宋以例魯也見齊風及商頌說

衛都朝歌在河北宋都睢陽在河南夫人以河廣起興必作于狄未入衛之先且小序亦但言思宋謂襄公已即位者乃

鄭氏之曲說

伯兮 二則

詩序辨云舊說以詩有為王前驅之文遂以此為春秋所書從王伐鄭之事而鄭在衛西則與詩言自伯之東不合愚按春秋莊六年有王人子突救衛一事於時於地無有不合之東與齊戰也錄此詩豈惟見女子善懷所以罪衛朔之無王而怒齊襄之黨惡也

楊用修謫永昌其繼室黃寄以詩曰歸曰歸愁歲暮其雨其雨怨朝陽一時傳為絕唱以三百篇為詩料勝似獺祭唐宋類書

有狐 二則

欲嫁之不宜以狐比之集傳未安塗山歌綏綏白狐毛色散舒之貌猶荀子所云綏綏乎其有文章也獨行求匹訓亦未安

序云刺時末句難通余謂裳者飾也帶者束也服者表也詩固婉而多風也戴岷隱謂有狐爲國人憫鰥夫則表國人之仁心勝於彰寡婦之淫志然以爲憫之究不若作刺詩之條直

木瓜 三則

序云美齊桓公也其義不刊孔叢於木瓜見芑苴之禮行依文立論已近今說矣

楊龜山曰齊桓公攘戎狄而封衛未嘗請命於天子而專封

之也故春秋書城楚丘而不言其封衛蓋無取焉胡傳亦因之愚謂春秋爲魯僖紀事則書城楚丘足矣本無可加之語况衛受封已久即齊桓亦戍之城之而已傳云封衛者失之夫桓之霸業至於邢遷如歸衛國忘亡興滅繼絕乃孔子所謂正而不譎者惜乎衛人徒有是詩而不知所以報也男女贈答集傳本作疑辭輔潛溪童子問尊信太過必欲盡廢舊說漁洋詩解極詆其謬愚觀朱子集中讀尊孟辨云詩錄木瓜即春秋序績之意亦以善衛人之情也豈以齊威之事爲盡可法哉則朱子雖不足於桓未嘗不遵用小序也

書邶鄘衛後

邶之遺詩二北門北風是也鄘之遺詩一桑中是也他詩附

見者六式微旄丘黎風也泉水竹竿邶風也載馳許風也河廣宋風也其餘三十篇皆衛風詩莫多於衛也正風四雄雉懷人而善言德行定之方中美中興于旄好賢淇澳美君子皆不得目爲變風淫詩二靜女桑中是也匏有苦葉蝮蝮有狐皆刺淫之作也新臺墻茨偕老鶉奔刺及於上者也凱風子雖孝母未貞谷風婦雖貞夫已淫氓詩淫於初悔於終以衛詩較諸鄭淫過之無不及也嗚呼朝歌污俗紂帥之而有餘康叔武公化之而不足况繼以莊之狂暴宣之淫荒惠懿之愚闇乎文公南徙楚丘其風差別然非秉心塞淵節儉富國衛之不爲邢譚也者幾希

桑中篇續論附

說經無惡乎極辨也朱陸同異由太極圖說而起吾讀桑中序論而歎朱呂之牴牾亦云甚矣呂氏謂桑中溱洧猶止於中聲列於雅樂此其失後儒不能復伸其辨獨所云鋪陳其事不加一詞而意自見者似能曲暢序說而有合於聖人刪詩之旨此賢與馬氏所欲斷斷焉伸呂以抑朱者也賢與曰桑中溱洧何嫌其爲刺奔均一淫泆之詞出於奔者之口則可刪出於刺奔者之口則可錄又曰聖經非錄淫辭之具小山詞選之屬懼其爲正心誠意之累愚謂桑中非溱洧比也溱洧叙述男女相謔之語不得指爲自作桑中以男悅女與靜女畧同明明出於淫者之口乃錄之而不刪何也靜女之三章取彤管焉其說已載左氏桑中亡國之音也國所由亡

鑒觀莫大焉而安得刪之夫詩與春秋相爲表裏者也華督見孔父之妻曰美而艷雍姬之母曰人盡夫也此其語非復人口所出而左氏錄之曷嘗以此成爲穢史哉天地間有陰陽即有男女有男女即有貞淫如黑白清濁之兩不相揜也聖王者風教之主因其淫生於心不可得而強測幸而有心聲之詩於是命太師陳而觀之得以察其俗之淫慝而訓飭友邦兼以自愧其王化之有闕故詩之爲教天子諸侯卿大夫不可一日廢者也而豈沾沾童子之學乎且夫食色性生雖聖人不能禁之使絕也養蒙之道日親正人日聞正論使知男女有別反此即自陷於禽獸之路後雖習見夫綺羅粉黛自不至喪其所守若但欲愚之使一無知識忽見可悅鮮

有不敗者矣况乎能詩而淫者什之一不知詩而亦淫者倍屣而無算也必以詩爲誨淫之具何以上古結繩其民喏喏吁吁而且知母不知父乎吾嘗謂貞淫奢儉其風本殊故必分國以繫太師陳詩不棄淫者之作孔子雖聖安得刪之不惟不欲刪也方甚惜其人之具聰明能吟詠而一不自檢即流入於邪淫爲千百世之所呵斥則存其自作之詩正足警吾徒學詩者不當蹈桺永周美成之失夫周桺固自其口出者也古今人不甚相遠也然則集傳遂無漏義乎曰以三數貴姓之女而行同一轍此亦事之不然者也桑中本瑟調之詩美孟姜矣而上前解也期我乎桑中而下後解也不必作於一人作於一時也特以孟姜孟弋孟庸其所懷者皆貴族

之彼姝則已有愧於衡門詩人而又綴以期會迎送之詞蓋  
 會真雜憶之濫觴矣雖欲不斥為淫者所作安可得哉桑間  
 濮上同為亡國之音而樂記不以屬衛明其為鄙風也衛靈  
 聞琴聲於濮上師曠知為紂靡靡之樂吾是以知桑中之亦  
 為瑟調也嗟乎先儒同異之說且紛爭而未有已而吾復倡  
 異說於其間是名鬧取謗也雖然不極辨詩之義究不大明  
 吾敢避多口之憎而漫為調停兩可之論已乎

陸堂詩學卷第二 終

陸堂詩學卷第三

平湖陸奎勳聚緱著

受業

劉宸松齋  
姪載崑魚滄全校

王風辨

謂以王尊周者非也謂以風貶周者非也謂繫詩為孔子事  
 益謬矣春秋魯國之史于元年春必書王正月猶可目為尊  
 王黍離十章採自王畿將不稱王而奚稱或曰周可稱也余  
 謂王亦以地而言自平王歷景王都王城者十二世敬王避  
 子朝亂乃徙都成周義固不得舍王而稱周且稱周則與周  
 南混矣說詩者承訛踵陋以周南繫之周公召南繫之召公  
 因謂天子例必無風夫風教始自天子余于國風辨已詳言  
 之而舊說王室當在雅衰微故列于風此尤大謬不然者按



正月雨無正苑柳都人士諸詩顯屬平桓諸君之雅而序皆云刺幽朱子雖心疑之未經駁正此其誤皆由失解孟子王迹熄而詩亡一語趙岐曰太平道衰王迹止熄頌聲不作是以詩亡為頌亡也蘇轍曰詩止于陳靈而後孔子作春秋是不足以天下朱子章句因從之而黍離降為國風兼用龜山楊氏之說余嘗發明程子之意以為雅者六詩之主雅詩大用莫如天保以上治內采薇以下治外而平王東遷之後委靡頹墮不惟無望于文武成康之盛即車攻吉日江漢常武宣王所以中興者邈乎難繼以是為雅亡可也雅亡者即王迹熄之謂由是而推之天王不巡狩太師不陳詩即以為風

亡可也列侯僭郊禘大天八佾歌雍即以為頌亡亦可也若夫變雅之作正由衰世不知有何可貴乃謂王室降風平桓諸君并變雅而亦不可得悲夫今黍離十章具在考其文義玩其體裁音節非雅非頌又不足為房中歌曲則舉而繫之王風何惑焉然龜山之說始于伏虔而顯于鄭氏詩譜第鄭譜則猶泛言也范甯序穀梁曰就太師而正雅頌因魯史而作春秋列黍離于國風齊王德于邦君噫誣聖亦太甚矣季札觀樂在魯襄二十九年工歌周南召南次邶鄘衛及王王之風久已流傳以為貶周孔子不受即以為尊周孔子亦不受也師乙答子貢問歌其時已分大小雅而謂正直而靜廉而謙者宜歌風商人能識五帝遺聲齊人能識三代遺聲此

又可見繫詩不始孔子而詩所由繫固宜辨諸文義體裁音節矣然則孰繫之曰國史繫之也詩書相為表裏書皆史官所錄詩何為獨不然說者泥王制之文謂詩必陳自太師因以刪詩屬諸師摯據周禮王十二年乃巡狩則王制所云五年一巡特虞制耳大行人之職間問以諭諸侯之志九年屬瞽史諭書名聽音聲是列國陳詩不待巡狩而後命諸太師也誦其辭審其音有大司樂太師之官而知其義者必更定于大小內外之史西周之史佚史籀固其選也東遷以還晉有董史楚有左史倚相皆能鑑古稱詩而今本三百十一篇孔子所據以論定者魯詩也太史克之所繫也余特表而出之以質世之讀詩具眼者其詳見魯頌說中

黍離 四則

齊魯詩皆以為衛公子壽憂其兄伋之且見害而作惑于錯簡王衛不分即此可見遠不如毛

王伯厚詩攷云昔尹吉甫信後妻之讒而殺孝子伯奇其弟伯封求而不得作黍離之詩見陳曰王植貪惡鳥論今曹集存令禽惡鳥論謂吉甫聞伯勞而悟與此文迴殊蓋明刻之刪改古人者多矣

此詩音節極古當依韻分為三解皆脫胎箕子麥秀歌前一解麥秀漸漸兮禾黍油油之變也中後二解彼狡童兮不與我好兮之變調也

此何人哉意多含蓄非如赫赫師尹褒姒滅之明有所責故

陸堂詩學卷第三  
不為雅而為風愚觀班固人表幽王平王褒姒申侯虢石父  
皇父之屬皆列下下此一人字何所不包著書之法有明言  
不如隱言多言不如少言者此類是也

君子于役 二則

大夫思其危難以風序說洵不可解此詩轉換處絕勝草蟲  
殷雷然而變矣不知其期王章何如苟無飢渴王澤已竭  
括至也集傳亦從毛公愚謂牛羊有欄括其關扃也太玄羨  
首四馬就括非其證耶謝康樂詩有云朝遊牛羊下暮坐括  
揭鳴

君子陽陽 三則

集傳亦疑為婦人作耳君子遭亂相招為祿仕全身遠害而

已小序依詩立論義猶可通按左傳季札觀樂為之歌王曰  
美哉思而不懼其周之東乎所謂思者君子于役之詩是也  
所謂不懼即指是詩解人當自悟之

詩說景王好音而士遂習音君子諷之夫風止陳靈若徵事  
于簡王而下何詩不可穿鑿耶

執黃執翽蓋周禮笙師箛師之屬笙中有簧單言簧者即笙  
也大笙十九簧小笙十三簧近代用十七簧蓋俗樂之笙也  
翽即今之羽葆幢舞者所持以自蔽翳也房俎箛舞俱在堂  
下故曰招我由房非路寢之房也教者燕舞之位即樂記所  
謂綴兆也簡兮碩人猶有西方美人之思而此詩但寫其樂  
王風不競從可知矣

揚之水 三則

戊申在平王十九年渭上南軒訂正前編未有他據愚謂當在熊通僭王時竹書平王三十三年楚人侵申三十六年王人戊申較之世本史記書雖後出其軼事儘多可採彼其之子不與我戍申彼其者外之之辭蓋以獨勞為怨也若指室家末二句恐成蛇足

蒲即左傳董澤之蒲一名蒲楊其枝勁細任矢用韻不協許說文從艸蒲聲

中谷有蓷 三則

集傳從鄭箋指為棄婦詩玩有女化離與野麇句法相類疑非婦人自作讀末二語毀其泣矣何嗟及矣愈信出於傍觀

悲憫之口

讀有推還讀茱萸如黍谷中被温吹也

兔爰 二則

魚網鴻離興比有因然則兔爰雉羅其枉法而頌冤者與序云桓王伐鄭師敗君子不樂其生義固紆曲詩說謂趙鞅殺萇弘而作則尤亂其世次

葛藟 三則

據文七年傳樂豫諫宋昭欲去羣公子曰葛藟猶能庇其本根故君子以為比况國君乎則序所云周室道衰棄其九族者不為臆說特未見為王族刺平王耳

皇甫謐作桓王詩崔靈恩集注亦然此好為臆說耳余謂平

王以天王之尊而與鄭莊交相質子此事應有刺詩洛誦三章語意皆合我說雖創自可孤行

謂他人母毛傳王又無母恩鄭箋謂他人為己父族母族也王氏蘇氏李氏皆從之集傳云謂他人父者其妻則母也于詞較順而以父母呼人于理有妨說經之難如此

采葛 二則

此特懷人詩未必出自女流采葛當作興集傳斥為淫奔豈以彼為外詞耶

序以為懼讒此本離騷直為蕭艾之意鄭箋以采葛喻小事采蕭喻大事采艾喻急事歐陽破之是矣而歐說積少成多亦嫌臆造

大車 四則

序云陳古以刺今男淫女奔俗亦不古矣安見東都必無能吏乎集傳改刺為畏可云點鐵成金

列女傳息國夫人作余謂桃花夫人既不共楚王言矣篇中兩言畏子何其折服乃爾

午亭文編云大車毳衣民望而畏之止其邪心不待刑政之及也然則革車袞冕績衣繡裳豈曰體安駕乘目好五色而已哉所論雖非是詩要旨而等威有辨既可絕婢妾繡衣之汰亦可砥三公布被之偏

末章皆約誓之詞入春秋而盟詛興所謂上有好者下必有甚焉者也

丘中有麻 三則

毛傳子國乃子嗟之父孔疏謂古人必有所本惜乎無書可證白雲許氏乃以嗟為歎詞子國則所私之人不以書證而以臆斷是說經之大戒也

余謂留即今之陳留公羊傳鄭先處留是也嗟音舊叶磋施音舊叶沱不知子嗟乃子多之訛蓋鄭桓公字多父也子國即鄭武公史遷以為掘突譙周以為突滑皆古書之烏焉豕亥訛而轉訛也按國語鄭桓以孥與賄寄鄆號將其來食寄孥也貽我佩玖寄賄也詩緣此作當屬鄭風而留為東都之地雖入王風可也

詩人追言寄孥事故其旨有似乎淫如今說子嗟子國皆屬私者既吟此復望彼其淫不啻河間而可垂世立教乎此與鄭之褰裳狡童皆斷斷不可作淫詩觀蓋淫至桑中溱洧而語更無可加矣

書王風後

黍離之廟社為墟揚水之征戍壞制兔爰則刑罰不中葛藟有葹彞倫放廢其義皆非淺小而不在雅在風其體祇成爲風也于役采葛不足補入二南大車更淫矣君子陽陽序說差勝集傳丘中有麻更闢新解以發千古之矇最可歎者淇澳緇衣鄭衛猶有正風而王風皆變君子是以知天厭周德也嗟乎使王子晉而無死東周其尚可為乎

鄭詩說

聲音之道由鄭返雅難由雅入鄭易然而莊公即世諸子爭國勢猶不暇及此左傳蕭魚之會鄭人賂晉悼公以師悝師觸師蠲女樂二八其賂宋也亦以師葭師慧然則鄭聲之興特在襄公堅成公踰之世而其所以能淫人當必如子夏所云濫溺不止擾雜子女者豈徒沾沾二十一篇之詩乎貴與之譏集傳者曰以淫昏不檢之人發為放蕩無恥之辭而其詩篇之繁多如此夫子猶存之則不知所刪何等一篇也此其說施諸鄭風固當而不知朱子亦別有深意蓋男女之際人情所易惑溺也序說既不足徵信姑從夾漈詩傳舉凡詞之疑似者指斥為淫以垂後學之龜鑑而遠宗乎聖人惡鄭之旨斯已矣且夫淫也者過中之謂服而奇技而巧禽而荒

飲而酒皆淫也鄭風詞佻而意暱即以爲淫作者安得而辭之古君子之慎行也瓜田李下必避其嫌立言之道亦猶是耳我懷賢念舊如杖杜之中心好之曷飲食之則已極矣憤時嫉俗如候人之不遂其媾季女斯飢而亦云婉矣狡童褰裳雖或他有所指然曰子不我思豈無他人即有似乎人盡夫也之言曰維子之故使我不能息兮尤似空牀難獨守之句衣冠鬚眉而柔媚皆若婦人焉此正季札所譏其細已甚國必先亡者也然愚詮次鄭詩究不敢曲徇朱子者蓋從來說詩有二法斷章取義以我爲主是孔孟之傳也知人論世以彼爲主是毛鄭之學也朱子于緇衣清人既引用序說屬之武公文公則如刺忽四詩亦當以有女同車爲可信扶蘇

穉兮狡童爲可疑而槩斥爲淫又似斷章立說者所由滋後  
儒之嘒嘒矣弱冠受詩即疑鄭之君公夫人無雄狐株林新  
臺牆茨之失德而聖人獨指爲淫殆必煩手雜聲之故今而  
知其立言亦不慎也東門之墀序說以爲男女相奔三復焉  
亦屬疑似語耳出其東門此爲刺淫詩溱洧之秉蘭贈勺雖  
非淫者自作而曲敘其一時之相謔了不寓刺譏之意則詩  
人亦未免自陷于淫也班固地理志專舉二詩以見鄭俗之  
淫古人固有先得我心者東萊讀桑中而曰詩人以無邪之  
思作之學者亦以無邪之思觀之朱子易其語曰彼雖以有  
邪之思作之而我以無邪之思讀之愚因讀鄭風而又妄綴  
二語曰彼以似邪之言作之我以似正之言讀之要亦無悖

乎溫柔敦厚之教而未必爲先儒所譙讓也且朱子舊說于  
遵大路未嘗不以爲思君子揚之水未嘗不以爲閔忽而自  
作白鹿洞賦有云廣青衿之疑問者或嫌仍用小序朱子曰  
舊說亦不可廢通而不泥是乃朱子之詩教也不然其敢好  
爲異論而自蹈于非聖無法也與

鄭緇衣 三則

三復詩詞蓋作于鄭武嗣位司徒之初敝子又改爲兮謂桓  
公沒而更受命服也適館授粢皆因服而類及之毛傳意本  
如此孔疏乃誤解耳

敝還字作一頓離騷善用此句法

詩傳云鄭武公養賢而賦緇衣豈知詩固周人所作乎戴記



子曰好賢如緇衣孔叢于緇衣見好賢之至賢即謂武公父子也說詳東萊讀詩記

將仲子 二則

仲子祭仲也託為鄭莊拒諫之詞以諷之蘇氏李氏呂氏皆主序說夾漈鄭氏乃斥為淫奔之詞而集傳引之玩其語氣絕類野麇加以深文亦大車之畏子不奔耳

愚謂當從序說全篇皆興左傳襄二十六年齊侯鄭伯為衛故如晉子展賦將仲子兮晉侯乃許歸衛侯衍杜注雖云義取衆言可畏而其有關於兄弟君臣之義本非淫女之詩灼然可見

叔于田 大叔于田 共六則

朱一齋云聖人錄二詩于國風既以著叔段之惡而書鄭伯克段于春秋復以甚莊公之罪余謂段不義莊不友詩與春秋皆兩譏之

龜山論叔于田云叔段不義而為衆所悅亦以衰俗好惡毀譽不當其實故也持論已能見其大者漁洋集辨云賢不肖各有其黨如淮南王之伍被左吳宸濠之李士實劉養正輩甘佐叛逆躬陷大戮此曹猶足以禮義責之乎此詩當是其黨羽嬖倖之屬造作以愚國人者觀其後公子封伐京京人叛大叔段則豈國人果悅而歸之哉此論更進一層愚辨晉揚之水亦不滿舊說蓋言理固不得遺情勢也後篇有獻于公所句毛傳以為叔之從公田也得之

家語載邶詩云執轡如組兩驂如舞孔子曰爲此詩者其知政乎夫爲組者總紕于此成文于彼言其動于近行于遠也執此法以御民豈不化乎今鄭風襲用其語而邶風無之吾故曰邶鄘衛詩非孔門之舊本也

火烈具舉即王制爾雅之火田孔氏以爲宵田而證其得衆非也

忌字在作詩者爲方音在歌詩者爲賸音其之轉忌猶吾之轉我邪之轉也今之轉矣之之轉只

清人 三則

鄭棄其師說見左傳序云公子素作不知所據補傳云國風有反其辭以諷刺者如衛女相俟于城隅詩人

以靜女目之高克好利不顧其君詩人以清人目之其說鑿而無理按水經注清池水出清陽亭西南平地東北流逕清陽亭南東流即故清人城也郡國志河南中牟縣有清口水古之以水名邑者多矣千八百國其名多就湮滅孰謂邑名可盡核乎逸齋又謂高克不可稱清人春秋稱人者多矣人也者微之也

軸音胄與抽字叶乃旁紐也好叶陶亦然

羔裘 三則

以美爲刺序說失之詩傳云子皮爲政忠直文武子產美之按左傳鄭六卿餞韓宣子子產賦鄭之羔裘則是詩久繫國風矣東遷而後記事之詳賴有左氏一書于此尚不研精而

奚以說詩爲

集傳既以羔裘爲賦洵直且侯義當歸美大夫毛順而美訓釋未安

次章兼言豹飾末章三英自應指裘飾言毛傳訓素絲五紵既云古者素絲以英裘而此復訓三德何也

遵大路 二則

朱子舊說云君子去其國國人思而望之于其循大路而去也乃持其袪以留之曰子無惡我而不留故舊不可以遽絕也其說似不可更集傳引宋玉好色賦玉亦假託以諷襄王未足爲據蓋此種詩其意未必不正而詞與聲則涉于淫可悟國風之變爲楚騷矣

不寔故也寔屬方音蓋欲速之意故與好相對通首協韻全在此字鄭箋乃解爲是故之故則又賴集傳爲之發矇

女曰雞鳴 三則

讀此詩勝閱孟德曜樂羊妻諸傳

序云陳古以刺今不說德而好色吾未見夫婦之綱有時可絕而羞惡之良舉國全無

來音力與贈爲叶于古無考來音釐贈字乃貽字之訛詩總聞云然改字讀之彌覺清鏘

有女同車 二則

忽辭昏于齊卒無大國之援至于見逐國人追恨而刺之此序說之當從者昭十六年子旗賦此詩見取韓宣亦求助大

國之意也

序中有云齊女賢而不取按忽兩辭昏其所首辭者即魯之文姜也衛宏作序時左傳猶未盛行惟據詩有德音不忘句遂憑心發論耳長樂劉氏謂齊侯請婚之音鄭人懷之不能忘也劉氏諱彛字執中有七經中義一百七十卷惜未獲覽其全書

山有扶蘇 二則

序云刺忽也所美非美然箋云好美色不往覲子都而反往覲狂且好忠良不往覲子充而反往覲狡童按孟子中易牙師曠子都連類而及子都當即鄭莊時射穎考叔者特子充于古無徵耳或云子充鄭穆公時人列子所云南郭子貌充

心虛蓋即自道也

此詩以為刺用人之失可也不宜指忽忽于魯桓十一年五月遭莊公喪九月即出奔衛桓十五年五月歸國十七年冬為高渠彌所弒在位日淺惡迹不彰何刺詩之疊見也漢儒說詩之固于衛見有碩人詩而綠衣燕燕日月終風皆屬之莊姜于鄭疑同車為鄭忽辭婚事而扶蘇摯兮狡童皆云刺忽試思由周幽迄定簡鄭衛之立國久矣合邶鄘衛所錄之詩不過三十九章而莊姜居五鄭詩二十一章而刺忽者四多寡不倫何足取信于後代哉

摯兮 二則

序云刺忽也君弱臣強不倡而和解甚紆曲秋風吹摯明憂

國勢之危竟作淫辭亦為不類

玩叔伯倡和殆兼忽突豐儀刺之矣然而詩人之意包涵無盡鄭莊于叔段欲殺之而故滋其惡貽謀不臧宜乎後嗣之相尋篡奪也說詩好新未可為訓聊就序說推衍之以為煮豆燃其之戒耳

狡童 二則

序云刺忽箋云權臣擅命祭仲專也序意蓋本麥秀歌以狡童為失國之刺按鄭厲亦嘗出奔實為祭仲逼逐其復國後修怨舊臣構兵鄰國則所謂使我不能餐不能息者語尤切當何舍突而刺忽也

詩故云狡童指雍糾糾固無足刺者或曰詩說以北門北風為邶詩而子從之據鄭世家號鄩之君貪而好利百姓不附盍以此詩存號風余曰是說可聽也而不可信也所惡于智者為其鑿也

褰裳 四則

序云思大國之正已其說可從春秋最重賦詩子太叔美秀而文固不宜以淫媠之辭陳于大國卿也

呂覽以為子產作詩說以為子良作皆屬臆造

說文溱作漕郡縣志溱水源出鄭州新鄭縣西北三十里平地洧水縣西北二十里水經洧水出河南密縣西南馬領山又東過新鄭縣南漕水從西北來注之又東過習陽城西折入于潁

子不我思豈無他人即主一臣二之諺而有似乎人盡夫也  
之言狂童之狂也且朱子舊說云所以然者狂童之狂已甚  
而不可緩也且語助詞

丰二則

玩俟堂與歸等語其女子懷婚姻之作乎是詩可錄者特以  
其悔心之萌若必追究不送之由則生于己心或阻于兄弟  
均未可懸斷也鄭氏先注禮後箋詩往往欲改詩從禮如此  
章之以堂為棖尤覺細瑣

詩說襄公無道小白避之莒齊人慕之而作以齊詩雜鄭風  
我所不解好為新說亦當云刺鄭文公前二章譏無禮于晉  
文也後二章譏寵妾多而羣公子盡逐也

東門之墦風雨

共四則

前輩以興作賦故兩詩誤斥為淫愚謂東門之墦以地興也  
風雨雞鳴以時興也風之為體興比多而賦少也

其室則邇其人甚遠四言詩如此淡折可稱黃絹幼婦酒泉  
太守馬岌求見宋纖不得銘曰丹崖百尺青壁千尋室邇人  
遠實勞我心直用此以懷賢矣

豈不爾思子不我即佻而淺此是鄭詩本色

凡稱君子者非私人周南之汝墳召南之草蟲殷雷王風之  
君子于役皆指為家人思念之作何獨于鄭女而苛論焉

子衿二則

學校廢而子衿佻達此與魯頌之泮水相為表裏小序能從

大處立議所以朱子作白鹿洞賦不嫌反已說而用之  
毛傳青衿學子所服此亦臆度之語士佩瑤珉而青組綬按  
玉藻本作緼組綬赤黃色也縱我不往子寧不來則與曲禮  
中禮聞來學不聞往教相似王制小學在公宮南之左大學  
在郊歐陽本義云佻達城闕遨遊無度者也

揚之水 二則

朱子舊說云兄弟既不相容所與親者二人而已然亦不能  
自保于讒間此忽之所以亡也本從小序  
國風有三揚水一以興平王之不能號令諸侯一以興晉昭  
之不能駕馭曲沃則以此爲閔忽也亦宜

出其東門 二則

貞士刺淫之作經文明順不待三復而後見也鄭俗之淫並  
于衛風者他章皆屬疑似惟此詩之如雲如荼與末章之秉  
簡贈芍乃其明證自小序以爲閔亂鄭箋以如雲如荼爲棄  
女毛傳以如荼爲喪服而明者晦順者曲矣  
縞衣綦巾中即紛悅非婦人裹頭之中

野有蔓草 三則

左傳子蠶賦野有蔓草宣子曰孺子善哉韓詩外傳孔子遭  
程本子于郊歌此詩之首章似未可斥以爲淫  
以殊色爲美人盛于國策而靜女詩實爲作俑其餘國風及  
離騷無不以懷君友若坐此爲淫詞則未知篇中所云美人  
者屬男乎屬女乎妄謂此與晉風之綢繆集傳皆有遺議

清揚婉兮齊人以美莊公晉曹顏遠詩褰裳非所難清揚不可俟蓋亦用以懷友

溱洧 三則

此詩曲敘男女相悅之情正犯朱子所譏不足以刺而適勸之淫者也鄭箋益以穢語得毋袒裼而入裸鄉乎

韓詩溱與洧方洹洹兮傳云三月桃花水下之時執蘭祓除薛君注鄭國之俗三月上巳之溱洧兩水之上招魂續魄秉蘭草祓除不祥余謂此鄭人沿鄆之舊俗也然觀周禮女巫掌歲時祓除釁浴亦由王朝啓之矣上巳之義三月建辰則已爲除日以除不祥也建除家言秦漢所泥周制未必爾爾後漢禮儀志云是月上巳官民皆絜于東流水上曰洗濯祓

除去宿垢疢爲大絜絜者言陽氣布暢萬物迄出始絜之矣魏已後不復用已但用三日見沈約宋書

簡一名都梁香非今之蘭蕙勺藥一名可離一名白菜即今之牡丹見余經子別說

書鄭風後

鄭有正風三緇衣之好賢羔裘之美大夫女曰雞鳴之賢夫婦相儆其餘十八篇皆屬變風就中刺亂者多刺淫者少作於婦女者丰與風雨而已序說多訛公羊疏許氏云鄭詩二十一一篇說婦人者十九亦非確論余于四子諸經篤信朱子即國風雅頌徧覽舊說愈見集傳決擇之精而于鄭風獨不能爲公羊墨守竊訝當時門人如黃勉齋蔡九峰之達識竟



陸堂詩學卷第三  
無以鄭風往復辨難者豈直以淫詩之故教塾廢講歟居今稽古疑義百籤不獲叩寒泉而面爲質正其亦末學之不幸也夫

陸堂詩學卷第三終

陸堂詩學卷第四

平湖陸奎勳聚緱著

受業

呂願玉快亭  
朱丕戴菊塍

全校

讀齊風 二則

齊風十一章集傳引用序說皆小異而大同謂朱子有意折毛公之角操鄭氏之戈其然豈其然乎

樂記師乙云商者五帝之遺聲也商人識之故謂之商齊者三代之遺聲也齊人識之故謂之齊又云明乎齊之音者見利而讓余謂齊人能識三代遺聲子之在齊聞韶是爲一証且師乙所謂商者即宋也宋公誣鐘因顓頊六經之樂命名可見其能識五帝遺聲矣齊風自鷄鳴外逐利而爭就文義而反求之是即吾儒審音之道

鷄鳴 三則

鷄鳴猶關雉也當屬齊之正風述其言兼寫其心非宮中彤史不能具此深情曲筆

詩傳云桓公好內衛姬箴之蓋本列女傳齊桓公好淫樂衛姬不聽鄭衛之音也按史世家桓公多內寵如夫人者六人長衛姬公既與管仲屬孝公於宋襄立為太子雍巫有寵於衛姬與豎刁比而請立無詭其後五公子樹黨爭立桓死不棺尸蟲出戶釀其禍者衛姬也烏足當賢妃之稱而以是詩屬桓乎

白雲許氏云匪維鷄之鳴亦有蠅飛之聲好為新說而未識詩人措語之妙會且歸矣集傳最得神理然亦本諸鄭箋許

氏改鄭從毛而愈失之

還 四則

色荒禽荒序皆以為刺哀所謂下流不可處也

子之還今齊詩作營因而訓之為往詎知還字不獨對下二章茂字昌字兼與本章儼字對舉

漢地理志徠作儼顏注作夔董氏曰徠山在齊之郊名物疏在臨淄縣南一十五里

說者動以田獵為刺愚不謂然以之講武宣王致美車攻以之奉祭孔子不廢獵較春夏讀書秋冬射獵古人兼資文武其道固宜如是特荒於禽若太康之十旬不反則宜指為大戒耳錄此詩蓋以著齊之風俗而非刺其君上也

著三則

呂氏讀詩記俟著昏禮所謂壻俟於門外婦至壻揖婦以入之時也俟庭昏禮所謂及寢門揖入之時也俟堂昏禮所謂升自西階之時也据此則亦新婚之詩安見其為刺不親迎若云作自新婦更貽徒曰三言之笑矣雖然禮重親迎所謂從大處立議者姑從序說可也

据班固地理志以著為地名注濟南郡之著縣也此為魯莊親逆婦姜而作國君親逆本屬常禮而莊公忘父大仇受制文姜必欲娶於母家齊女待年未及莊公則年幾四十矣前在喪中親為納幣丹楹刻桷宗婦覲用幣種種越禮以為誇美之具然則俟我于著克耳以素尚之瓊華刺親迎也而反

云刺不親迎乎小序刺時也一語最合後說乃衛宏妄增緣簡編在南山之前先儒竟無駁正者

老蘓於歐公齋拈得而字有談詩究乎而之句此齊之賸音有何可究宜其見輕於介甫

東方之日 二則

東方日月据薛君章句皆喻顏色盛美也漢樂府云日出東南隅照我秦氏樓本此詩以發端或以東方日月為男女對待之象說新而鑿

兩言東方雖屬興語意其人必居東郭有若東郭偃妹棠姜故事者然而不可攷矣

東方未明 二則

序云刺無節也大意已得挈壺氏不能掌其職在序本屬贅語鄭箋以為刺挈壺氏而序說愈形其拙

折柳樊圃狂夫瞿瞿箋云柳木之不可以為藩猶是狂夫不任挈壺氏之事紆晦難通王氏蘓氏皆不得解程子曰折柳以藩圃狂夫瞿瞿然而驚晝夜之限非不明也乃不能知而不早則晏言無節如此集傳全用之知言哉

南山 四則

前二章刺齊襄後二章刺魯桓集傳甚允吾無間然

葛屨五兩冠綉雙止言自首至足物必有耦也豈如箋疏之曲說乎五義難明放齋詩說云五兩者纁黃白黑散也亦屬近似

春秋魯桓三年會齊侯於嬴無媒而自請婚於齊始不正矣故坊記中子云男女無媒不成無幣不相見恐無別也即引是詩三章四章為說

曷又鞠止東萊云鞠養也謂養其奸下章乃言極其欲

甫田 三則

集傳亦用序說而不屬之齊襄非以其不足挂齒頰與或云前二章譏齊襄之欲圖霸也末章憂無知之將作亂也

先民有言甫田悟進學衡門悟處世左右逢原此真善說詩者揚子法言修身篇田甫田者秀喬喬思遠人者心忉忉節去二字此文人引古之法

末章東萊云苟由其道而循其序則小者俄而大微者俄而

著厥德修罔覺非計功求益者所能與也集傳大旨亦同細玩末二句似有驚訝意當作歲月易逝勉人及時進德解

盧令二則

大旨與鄭風叔于田相似觀左傳齊襄田于貝丘序說亦可從特所謂陳古以風者則支離矣

梁寅云重環者環之中又貫一環所謂子母環也重鉤者環之中又貫二環也余謂詠及鬢髻即華元睥目于思之誚

敝笱載驅猗嗟共九則

猗嗟有展我甥今句繫之齊可也敝笱載驅明明作自魯人猶春秋之書公與夫人姜氏如齊夫人姜氏會齊侯于濼于祝丘也魯史欲爲國諱惡而二詩又不可竟刪因篇中皆有

齊子字做衛女繫衛例附諸齊風之末孰謂魯果無風哉

余持是論歎古人莫與同者近閱許白雲詩鈔敝笱不能制魚專比魯莊不能制文姜齊子歸止亦自此以往之辭載驅之魯道有蕩亦据魯而言也意者二篇實魯詩聖人諱其惡故附之於齊是以魯無變風惟存四頌於後雖曰美魯君實亦著其僭矣春秋卒他國之君於魯則書公薨其意一也魯詩之說喜得許氏爲之印定若以諱惡屬之聖人則漢代傳述之誤余於刪詩論及魯頌說中辨之不遺餘力即春秋書公亦屬魯史舊文非孔子以此尊魯見余春秋義存錄

或問一文姜何以有四詩余曰南山齊人刺齊襄及魯桓也敝笱魯人刺莊也載驅魯人刺文姜也猗嗟齊人美莊而刺

之也義固未嘗複出

序說以敝笱喻魯桓集傳以敝笱喻魯莊觀爾雅嫠婦之笱則桓公隕車久矣然以敝笱喻魯莊魴鰈喻文姜者亦失之敝笱在梁謂防閑已失與下齊子歸止其魚魴鰈謂醜類實繁興下其從如雲而刺莊之意見於言外朱子推演趙氏說謂母不可制當制其僕從之人正此意也不究心六義徒較量於鰈魚之大小是不可以已乎

齊子豈弟極得風人之旨鄭箋解爲開明以對發夕而欲改豈爲閨改弟爲圍不惟於韻難叶風致亦復大減

水經注汶水南逕鉅平縣故城東西南流域東有魯道詩所謂魯道有蕩今汶上夾水有文姜臺汶水西南流詩云汶水

滔滔魯道猶須考核文姜之臺毋乃贅筆曾氏云汶水有二出萊蕪縣原山入濟者徐州之汶也出朱虛泰山北又東北入濰者青州之汶也馮氏名物疏云按一統志萊蕪縣今屬山東濟南府有汶河其源有三一發泰山之旁仙臺嶺一發萊蕪縣原山之陽一發萊蕪縣寨子村至泰安州靜封鎮合焉名曰塹汶西南流與徂徠山之陽小汶河合又西流注洸河入濟此徐汶也朱虛故城在今青州府臨朐縣境有汶水源出沂山東麓流經本縣東南六十里入安丘縣界安丘亦屬青州此青汶也按詩人所詠乃徐州之汶在魯北境猗嗟名兮集傳以名爲稱不如毛傳目上爲名讀之覺穩楊用修云名玉篇引此句作顛眉目之間也

四矢反兮以禦亂兮觀南宮長萬之勇莊公以金僕姑射而獲之則詩人所云禦亂者非虛美矣或云欲莊公之禦內亂非也篇中惟展我甥兮句稍露微辭餘皆贊歎而言外自有刺意與衛之君子偕老同一作法

齊襄之敢於殺桓與夫人之敢於如齊師會齊侯皆挾強齊之勢以制弱魯使魯君臣有亞聖之才不獨襄仇宜復夫人親與乎弒如鄭莊之寘姜氏城潁而誓之乃為權而得中趙氏所云誠敬以事母威刑以馭下第可施於穆姜非所施於文姜也厥後夫人如莒愈出愈奇魯君臣若司空見慣者既卒而葬乃謚為文安所云秉禮之國乎

書齊風後

堯峰汪氏序漁洋詩首及齊風謂鷄鳴十一篇皆哀襄時詩即所謂齊音傲辟驕志者也自太公以來四公時之正風意子札別有見聞故有美哉泱泱大國風之歎又疑孔子刪詩何以不錄齊之正風孔子與子札同時何以所見不逮子札愚謂鷄鳴齊之正風也當作於丁公三世之內還詩國史錄以見齊之風俗不必泥序說刺哀且齊人能識三代遺聲其歌法較勝列國是子札所由興歎也子夏所云齊音傲辟驕志當屬景公觀其以女樂貽魯又夾谷之會優倡侏儒為戲而前有司以為宮中之樂則新聲之興可知矣若謂孔子刪及正風理所必無疑孔子所見不逮子札竊謂魯人為札歌齊不過略舉一二耳堯峰深於經學與吾鄉前輩朱竹垞差

肩今皆零落丘山無從質辯而余書晚出未知何人為作元晏序也

讀魏風 二則

諸國有世家某公某人某事小序得據以為說魏事史遷所不能述彼汾何臣園桃何君陟屺之孝子十畝之達人伐檀之廉士其姓名皆湮沒不傳序者無說可借竟等諸子虛烏有之屬如是而謂子夏作序乃斷斷無是理者隋唐諸儒皆崇信之無識甚矣蘓氏云魏地入晉例同邶鄘其詩疑皆為晉而作愚謂唐詩終於晉獻魯閔元年晉獻始滅魏以其地賜畢萬則魏自當有詩奚可例諸邶鄘哉惟公行公族以晉官而指為晉詩說猶可通然齊有公行則亦未可泥也

左傳虞虢焦滑霍揚韓魏皆姬姓則魏之始封特可知為周之同姓而已豐坊魯詩世學云畢公高文王庶子初封畢伯成王進為魏侯按周書畢公之命在康王時曷嘗改畢為魏左傳畢萬筮仕於晉遇屯辛廖占之曰吉公侯之子孫必復其始可知畢萬為公高之後又云賜畢萬魏以為大夫卜偃曰畢萬之後必大萬盈數也魏大名也以是始賞天啓之矣按晉獻滅魏滅耿霍畢萬為車右故賜魏以賞其功而世學乃云畢萬降晉為大夫得食邑於魏其說故與左氏相反且晉獻豈肯滅公高之國而仍與其子孫此皆穿鑿無理者漢地理志魏國亦姬姓在晉之南河曲故詩曰彼汾一曲寘諸河之側服虔曰魏在晉之蒲坂郡縣志魏城在陝州芮城縣



陸堂詩學卷第四  
北五里漢為河北縣唐分芮城置永樂縣蓋即今蒲州永樂鎮也或者又因卜偃大名語以大名之元城當之如此著書豈不令人發噓

葛屨四則

序云刺褊也專解此詩下云魏地陘隘其民機巧趨利其君儉嗇褊急而無德以將之乃統言魏風也鄭氏孔氏粗心讀之所由一悞再悞

全詩趨重末二句前賢皆未得其語妙葛屨履霜非不儉也縫裳要襪非不勤也左辟象掃非不有威儀也而無如褊心何也

毛傳於女手引三月廟見之文於左辟訓婦至門夫揖之入

不敢當尊而左辟皆失作者之旨好人謂容好之人毛傳謂好女手之人更不可解

補傳分四句為一章七句為一章殊昧古詩承接之法余所疑者好人提提下或脫却一語耳

汾沮洳四則

序云刺儉也又云其君儉以能勤刺不中禮也集傳亦櫟括其說玩篇中美如英美如玉猶夫祈招之式如玉式如金但可云刺奢耳安見其為刺儉耶鄭箋云於彼汾水沮洳之中我采其莫以為菜是儉以能勤則尤不知詩人興體

謝朓詩非君美無度孰為勞寸心謂美無限量也贊嘆尤深惟殊異乎公路似含刺意蓋與曹風彼其之子不稱其服相

近

山海經管涔之山汾水出焉地理志汾水出太原郡汾陽縣北山西南至汾陰入河王伯厚云入河之處即魏之舊國左傳晉成公時趙括爲公族趙盾爲軫車之族軫車即公行之官悼公時荀會樂壓韓無忌爲公族大夫使訓卿之子弟恭儉孝弟公行公族晉重其官是蘇氏所本也補傳云晉既并魏之後得此詩於魏之故地余仍斷爲魏詩何言之左傳爲之歌魏曰美哉颯颯乎大而婉儉而易行以德輔此則明主也試問魯人所歌何詩元凱固不能注漢後說詩者亦未能領悟葛屨詩以褊心爲刺故美其大而婉汾沮洳譏其美如玉殊異乎公族知魏俗之崇儉矣季札聞歌而即知風人

之旨後人不能通微甚至目左傳爲僞書可發長歎

園有桃 三則

箋云魏公薄公稅省國用不取於民食園桃而已豈惟不知興義而以穀列爲肴饌訓詁亦疎

是詩措詞遣調不異黍離轉折愈多愈妙箋疏皆失其解讀集傳一過於心快然

說苑云邯鄲子陽園人亡桃知之其亡也不知務小者亦忘大也疑本韓詩內傳

陟岵 三則

不言已之如何念親但述臨別諄囑語詩人固善於立言者王右丞九日詩遙知兄弟登高處遍插茱萸少一人蓋從末

章翻出

李氏据左傳見獲於敵皆謂之止則此詩專指從軍不免太  
泥按止者止於他邑也棄者棄其故土也集傳作棄尸亦與  
死義復出

嗟予子行役嗟乃一字句也王氏聞句云文勢當然語意愈  
切

十畝之間 二則

此陶元亮歸去來辭非仲公理樂志論也當屬興體

小序固於為詩見魏為晉滅動云其國削小鄭箋遂引一夫  
受田百畝為說詎知唐叔封晉之初猶然疆以戎索也橫渠  
謂周制場圃之地每家十畝姚承庵疑問遂謂人各受五畝

之宅行與子還是兩人也故稱十畝之間持此以言詩而欲  
風雅不墜也得乎

伐檀 四則

孔叢於伐檀見賢者之先事後得也立言之道舉此皆可見  
彼而亦微有不同如此詩序云刺貪則君子之廉者不出依  
孔叢改為美君子之不素餐而時俗貪鄙槩可知矣

愚謂興多而賦少伐檀三句興有材不用也不稼不穡四句  
興無功得祿也末二句乃正言君子之厲志耳

名物疏云粃糯二稻皆可稱禾鄭司農云城市空地為廛

大戴禮凡雅八篇可歌伐檀在內晉書樂志魏武平荊州獲

漢雅樂郎河南杜夔能識舊法傳雅樂四曲一曰鹿鳴二曰

騶虞三曰伐檀四曰文王皆古聲辭及太和中左延年改夔  
騶虞伐檀文王三曲更自作聲節其名雖存而聲實異惟因  
夔鹿鳴全不改易後又除古伐檀重用鹿鳴或以為伐檀音  
節自此銷亡不知鹿鳴本漢章帝大樂食舉之第一曲夔所  
傳者亦漢法也

碩鼠四則

錄此詩見魏亡之由與邾之北風鄆之萇楚情同而語較直  
率齊詩作三歲宦汝則為臣去其國之作易一字而義頓殊  
傳寫可不慎耶

抑君似鼠畏人故也本臧紇對齊莊語或乃增入序說大鼠  
顧可比君乎從而甚焉宜乎有阿廢之叢談矣碩當作鼯易

鼯鼠貞厲註以為貪而畏人按玉篇鼯鼠頭似兔尾有毛黃  
黑色今之鼠狼也故貪而畏人象之

莫我肯德不以為德也莫我肯勞不以為勞也集傳皆  
用范氏說然對上之人而言則德與顧一例謂莫肯於我見  
德耳勞即先勞之勞

高誘注呂覽謂甯戚所歌乃詩碩鼠之詞雖古無據依而南  
山白石之歌必由後人擬作矣唐仲友詩解以碩鼠為愛君  
之至戚雄歎其最有發明不知乃齊詩之殘膏耳

書魏風後

序詩者但知魏俗儉嗇因於彼汾園桃諸詩妄為詮解愚謂  
家國一理以儉成以奢敗未有儉約而反至亡國者漢文惜

露臺之費宋武之葛燈麻拂史書傳爲美談孔門論說雖云  
國儉示禮亦云寧儉毋奢儉則烏可刺乎讀伐檀而終以碩  
鼠魏直亡於貪殘耳然魏與梁同一封域僖十九年梁亡公  
羊曰魚爛而亡也梁後亡而一詩不存更可憫矣

### 唐風說

集傳云不謂晉而謂唐蓋仍始封之舊號余請從而廣其說  
馬遷世家唐叔子燮是爲晉侯鄭譜因晉水而改國號從遷  
說也然遷自謂唐叔至靖侯五世皆無年數可推則其所見  
簡編寥寥無幾試觀衛世家悞以牟伯爲康伯似居康叔之  
上燕世家哀侯子爲鄭侯鄭既非諡而燕又無鄭地知世家  
不可全信也竹書康王九年唐遷於晉作宮而美王使人讓

之豈有讓其作宮而聽其改號者據左傳穆侯稱晉孝侯稱  
翼孝侯子郤又稱鄂似左傳亦從地追書而從前本無定名  
至魯莊十六年釐王使虢公命曲沃伯以一軍爲晉侯由是  
號稱晉國子孫世守厥後晉文晉悼入國之初皆朝武宮儼  
然以莊伯爲太祖矣國史編詩必從唐叔舊稱後嗣雖有沿  
革無不可統若但以晉稱蟋蟀儉勤本陶唐氏之遺俗晉焉  
得而統之耶盤庚改號曰殷在武丁可稱殷武而詩中推美  
玄王相土成湯者即於殷義不合故必稱商頌不得竟稱殷  
頌也名義之際烏可視爲末微而不加論次哉

### 蟋蟀三則

勤儉而思深憂遠蓋即豳風七月之縮調也爲唐正風當在

開國之始序云刺僖悞矣欲其及時以禮自虞樂夫禮豈虞樂之具乎措語尤乖

蟋蟀在堂据函風則自九月而十月矣歲事云莫可証晉用周正夢溪筆談云以新易舊謂之除日知錄云据左傳晉用夏正獻公滅虢之月平公時絳縣老人甲子其文可以互証余謂平王以前晉國仍用周正竹書曲沃莊伯改用夏正本注云莊伯之十一年十一月魯隱公之元年正月也

職思其外毛傳謂禮樂之外鄭氏知其難通易為四境之外亦泥陳氏曰事變有出於非常思慮之所不及者皆當有備集傳從之

山有樞 三則

集傳蓋亦答前篇之意而解其憂此與王風君子陽陽皆一時未定之說馬融廣成頌蟋蟀山樞之人竝刺國君諷以太康馳驅之節觀此數語則其經學之疎大槩可知愚謂蟋蟀屬平調山樞屬詭調例以漢法有古詩樂府之分即時代之間濶可想矣

山有栲夕有杻魏善伯云杻字叶鳥則全篇可不必叶愚疑栲之與杻顛倒而悞其韻

嗣宗沉醉伯倫頌酒其諸得詩人之旨者與漢詩人生天地間忽如遠行客斗酒相娛樂聊厚不為薄不如飲美酒被服統與素晝短苦夜長何不秉燭遊善讀詩者皆知其憫時憂亂無可如何而故為此達生之論然已不能考其在西漢之

哀平與東都之和安矣况春秋以上之遥遥乎

揚之水椒聊 共五則

二詩皆憂曲沃之強忠於昭侯者所作也不敢告人其意正深於告椒聊之彼其之子顯外之矣

序云刺晉昭也此屬深文國人將叛而歸沃則尤不合當日情勢据左傳潘父弑昭侯迎桓叔晉人發兵攻桓叔桓叔敗歸曲沃其後莊伯弑孝侯於翼翼人復攻莊伯及武公誘小子侯殺之晉復立哀侯弟緡豈當晉昭時而國人乃肯叛昭歸沃乎

揚水白石鄭箋固非素衣朱襮從子于沃謂國人欲進此服去從桓叔亦泥鄭緇衣而失之子謂潘父君子乃謂桓叔素

衣朱襮四語言潘父之黨其情如是也我聞有命不敢以告人李氏引田乞召公子陽生事以爲例嚴緝云此反詞以見意若真欲從沃而匿其情則此詩不作矣其論最爲破的師服子成師命名即知晉之兆亂椒聊遠識亦其儔匹以聊爲助語而又加以且句法未安王氏以爲薄略之辭尤鑿爾雅有云杓者聊謂木之糾曲者名聊也則以椒之旁枝爲曲沃比得其義矣

綢繆 二則

鄭氏泥婚禮以箋詩多失其旨此章及衛風芄葉尤令閱者霧迷五里孔疏以子兮爲自嗟歎集傳推行其說似乎新巧而中章男女凌雜與鄭風野有蔓草均屬可商

愚謂後代成婚有為之却扇調笑者蓋體源於是詩

杖杜 二則

詩故云此刺哀侯詩哀侯之世曲沃益強本根益弱乃不知修德親族而侵陘庭之田於是陘庭南鄙啓曲沃伐翼其後卒為曲沃所執獨行踴踴喻哀侯之寡援也同父則陘庭也陘庭之田蓋哀侯之弟所有者鬱儀解詩多鑿此條得之其葉潛當從王氏訓為潤澤東萊解末句云苟以他人為可恃則嗟彼行道之人胡不自相親比凡人無兄弟者胡不外求飲助蓋以申明豈無他人不如同父之旨也頗勝集傳

羔裘 二則

今說以刺為美其悞甚矣金仁山作淫女之辭亦謬依序說

刺時者鄭箋云羔裘豹祛卿大夫之服也此民卿大夫采邑之民故云豈無他人可歸往而我不去者乃念子故舊之人李黃集解云晉人在位不恤其民是為曲沃毆民也二條近似朱子直云不知所謂蓋闕疑也

按全詩不甚費解但居居究究用字小異耳爾雅為釋詩之祖既訓居居究究為惡後人烏得不從李巡云居居不狎習之惡孫炎云究究窮極人之惡埤雅云居居以言其不通究究以言其不恕余謂以究究為待人之不恕訓釋當矣居同居居者謂持已之不謙也家語子路盛服見孔子子曰由是倨倨者何也可為明証

鵠羽 二則



陸堂詩學卷第四  
肅肅鵠羽集于苞栩興而非比不止憂父母而呼蒼天危苦  
之情更甚陟岵

據左傳隱五年秋平王命虢公伐曲沃而立哀侯于翼桓八  
年冬桓王命虢仲立哀侯之弟緡于晉篇中所云王事靡盬  
不為無徵况是詩列在無衣之前非如衛風為王前驅漫指  
從王伐鄭也

無衣 二則

至此詩而唐易為晉晉武之無可美朱子詳辨之雖程子有  
說弗之從也集傳既云述請命之意詩序辨中兼存詩人陰  
刺之說更無剩義可以置喙然以子為天子猶覺未安據左  
傳莊十六年周僖王使虢公命曲沃伯以一軍為晉侯則詩

中言子者謂虢公以命服來也小國一軍衣亦降七為六詩  
人似有微辭

李氏云唐室之季強藩悍鎮皆伐其王帥擅自封殖坐邀天  
子旌節劉仁恭嘗謂使者曰旌節吾自有但要長安本色爾  
此詩言豈曰無衣不如子之衣安且吉與仁恭之言無異夫  
子刪詩乃取之者何哉余謂迂仲所引固合而不知聖人實  
未嘗刪詩也國史錄此詩亦以見假王篡國之實曷嘗有取  
之之意

有杕之杜 二則

序刺晉武固失其旨詩說以美晉文好賢據鄭譜晉無惠懷  
已下詩

好賢而自恐不足以致之則凡可以致之者必無不用也中心好之而自恐其不得飲食之則凡可以養之者必無所吝也慶源輔氏云然吾亦等諸鄘風干旄不求其人以實之

葛生 三則

序云刺晉獻也好攻戰則國人多喪矣程子曰此詩思存者非悼亡者然觀二章云欽蔓于域誰與獨息末章云百歲之後歸于其室不得不指為嫠婦之作

予美亡此誰與獨處雖四言而實兩字叶韻又如式微式微兩字疊句函風七月詩月字另須讀斷明於句讀乃可究論絃歌之法

范氏曰角枕之祭錦衾之爛嫁未久也勝毛傳齋服多矣王

魯齋以予美二字斥為淫詩僕勿敢從

采芩 三則

朱子舊說云獻公好聽讒觀驪姬譖殺太子及逐羣公子可見此仍用序說

歐陽氏云戒獻公聞人之言且勿聽信置之且勿以為然更考其言何所得謂徐察其虛實也較諸箋疏差為近理

愚按十三州志雷首山夷齊所隱地理考云河東縣本漢蒲坂縣地伯夷墓在縣南三十五里雷首山南篇中三呼首陽其刺詭諸之信讒而易樹歟六疊舍旃其諷共子之遠行而無死歟人之為言何得焉謂雖有讒言亦無傷也

書唐風後

或疑晉風終獻何以不錄重耳之詩曰有之秦風之我送舅  
氏送晉文也曹風之邠伯勞之譏晉文也編詩者例同齊桓  
而仇曹背秦二霸之正譎隱然可見蟋蟀而下杖杜好賢亦  
為正風魯詩說以美晉文試觀十九年歸國以後用以圖霸  
者皆狐趙舊人曷嘗有中心好賢事偽傳襲用詩說以鄭之  
野有蔓草指為白季薦卻冀於文公其失更不待辨矣椒聊  
兩杖杜采苓末用趨體較諸陳齊衛鄭音節最為近古

### 讀秦風

宣王封弟友於鄭較諸列國世次已近秦襄受封平王尤屬  
新造之邦季札聽歌秦曰此謂夏聲能夏則大然則秦風之  
作由襄公既受岐地而後成其為夏也大也小序欲與鄭友

比例以為風始秦仲悞矣按史遷秦紀文公十三年初有史  
以紀事竊謂襄公之詩亦纂成於文世

### 車鄰駟驥 共五則

樊噲排闥入諫申屠嘉召斬鄧通觀此二事恭顯董賢之亂  
漢其機隱隱伏矣車鄰詠寺人駟驥詠媚子開國有此習尚  
而禍成趙高深識者即能見及必以為孔子編詩之微意坐  
井觀天正此類爾

序云車鄰美秦仲也按史秦仲居秦亭為附庸立三年西戎  
滅犬丘大駱之族十八年宣王以為大夫誅西戎二十三年  
為戎殺白雲許氏謂時無可樂詩語不類良然秦紀云平王  
封襄公為諸侯始與列國通使聘享則以車鄰為襄公詩庶

幾得之

有馬白顛舍人云額有白毛今之戴星馬按齊有寺人貂晉有寺人披寺人亦諸侯所有寵以將命在秦為創典耳

駟馘專為田狩而作不獨美襄公亦錄以見秦俗也

載獫狫驕說文作獨獫長喙曰獫短喙曰獨獫補傳云短喙非田犬也謂犬性驕逸以車載之所以歇其驕逸是說與田畢而遊甚合

小戎 四則

此紫騮馬折楊柳之濫觴首誇軍容之盛旋述戍婦之情則秦風之雜也古詩十九首中東城高且長章法正與此同張伯起截作二首謬甚

朱倬詩疑問云兵車何以稱小戎余謂六月之元戎十乘陷軍之車也尋常兵車自當稱為小戎

地理志天水隴西山多林木民以板為室屋及安定北地上郡西河皆迫近戎狄修習戰備高上氣力以射獵為先故秦詩曰在其板屋此詩之征伐復仇一語可為左證

蒙伐有苑毛傳伐中干也集傳因之据考工熊旗六旒以象伐當是綴羽旗幟

蒹葭 三則

詩乃懷人之作縹緲曲折在秦風別為一體此與衛考槃晉杖杜不必細玩自可識其為思賢操

謂西方美人之思可也自毛鄭迄蘇呂無不以為秦棄周禮

黃茅白葦朱子掃而空之良快許白雲謂思人猶思道則根  
芟復生矣

富平李子德云水一方者蓋言洛也所謂伊人則東遷之主  
也溯洄溯游情深故主此延州來季子歎其為夏聲焉亦善  
於說詩者也

終南 二則

據史秦襄公雖受平王命未能實有岐地十二年伐戎至岐  
卒文公三年以兵七百人東獵四年至汧渭之會乃卜居之  
十六年以兵破戎收周餘民而拓地至岐此詩當美文公序  
云戒褻者非也

終南左傳作中南杜注在武功縣南今郿縣郡縣志終南山  
在京兆府萬年縣南五十里一名太乙據柳子厚文惟終南  
據天之中在都之南西至於褒斜又西至於隴首以臨於戎  
東至於商顏又東至於太華以距於關是終南者南山之總  
名也烏以太乙一山當之

黃鳥 三則

說見左傳漢世哀挽有薤露歌蒿里曲皆從此出  
防禦即干城之義臨穴惴惴詩人自寫其心非言三良喪死  
也鄭箋作臨視其壙得之

按括地志秦穆公冢在岐州雍縣東南二里三良冢在雍縣  
一里故城內生納壙中實無其事當從應劭酒酣邀死之說  
曹植三良詩秦穆先下世三臣皆自殘王粲詠史亦云臨沒

要之死焉得不相隨妻子當門泣兄弟哭路垂臨穴呼蒼天  
涕下如縷縻

晨風 四則

小戎氣悍而色濃固非女子所及此則純乎閨中口吻集傳  
念其君子大勝舊說刺康棄賢

如何如何忘我實多即廢廖歌今日富貴忘我為之意亦琴  
瑟調也箋以為代秦穆公責康公辭其說甚腐

說苑倉庚為子擊使誦晨風黍離以悟文侯可知戰國說詩  
猶然斷章取義不然賜子擊衣而盡顛倒之勅倉庚以鷄鳴

時至與東方未明序說若何牽合耶

隰有六駮璣疏梓榆也其樹皮青白駮犖遙視似駮馬崔豹

古今注云六駮山中有木其葉似豫章皮多癬駮

無衣 三則

小序刺用兵也不得其作詩之由則姑以為刺試思王于興  
師秦固未嘗如吳楚之稱王也而肯受其刺乎

左傳襄王使簡師父告叔帶之難于晉亦使左鄆父告於秦  
秦伯師於河上將納王晉文聽狐偃謀辭秦師獨成定王之

功然則奉王命而勵同仇此詩正詠其事况我送舅氏康公  
尚為太子晨風無衣皆屬秦穆時無疑

與子同澤釋名云汗衣近身受汗垢之衣也詩謂之澤受汗  
澤也

渭陽 三則

玩悠悠我思是康公送舅而念母也序說得之若以爲即位後詩徒泥黃鳥篇次不知三百中多錯簡此尤顯顯在目者觀左傳可以斷後說之妄

水經渭水逕長安城北注即咸陽也鄭箋秦是時都雍孔疏雍在渭南水北曰陽晉在秦東行必渡渭曹氏曰渡渭而送至渭北言其遠也

廣漢張氏謂康公後與晉戰怨欲害乎良心余觀殺之師隻輪不反令狐之役潛師亦起晉實背德何乃過秦

權輿三則

此所謂賢特彈鋏歌魚之屬耳張氏曰誦權輿其逐客坑儒之漸與按造稱者始權造車者始輿故以始爲權輿

揚子雲曰震風凌雨然後知夏屋之幘幪崔駰七依言宮室之美亦用夏屋渠渠居食等耳鄭箋禮食大具升庵云即魯頌之大房俱可不從內方外圓曰簋內圓外方曰簠皆盛黍稷之器禮食宰夫設黍稷六簋每食四簋謂燕食也燔肉不至而孔子行醴酒不設而穆生去守禮之士讀此詩豈不綽綽然有餘裕哉

書秦風後

秦無正風其正者蓋已採在豳風二南矣小戎復讐無衣勤王其風猶近於正自商鞅變法文武成康之澤漸滅殆盡然吾謂商之於秦猶管之於齊特因之耳非能有所矯也幼讀左氏春秋竊疑季札觀樂何以知秦之興熟玩秦風十篇兼

葭而外皆雄聲急調其聲雄故興也勃焉其調急故亡也忽焉口誦心維自能知之不必假手歌工已

陸堂詩學卷第四終



